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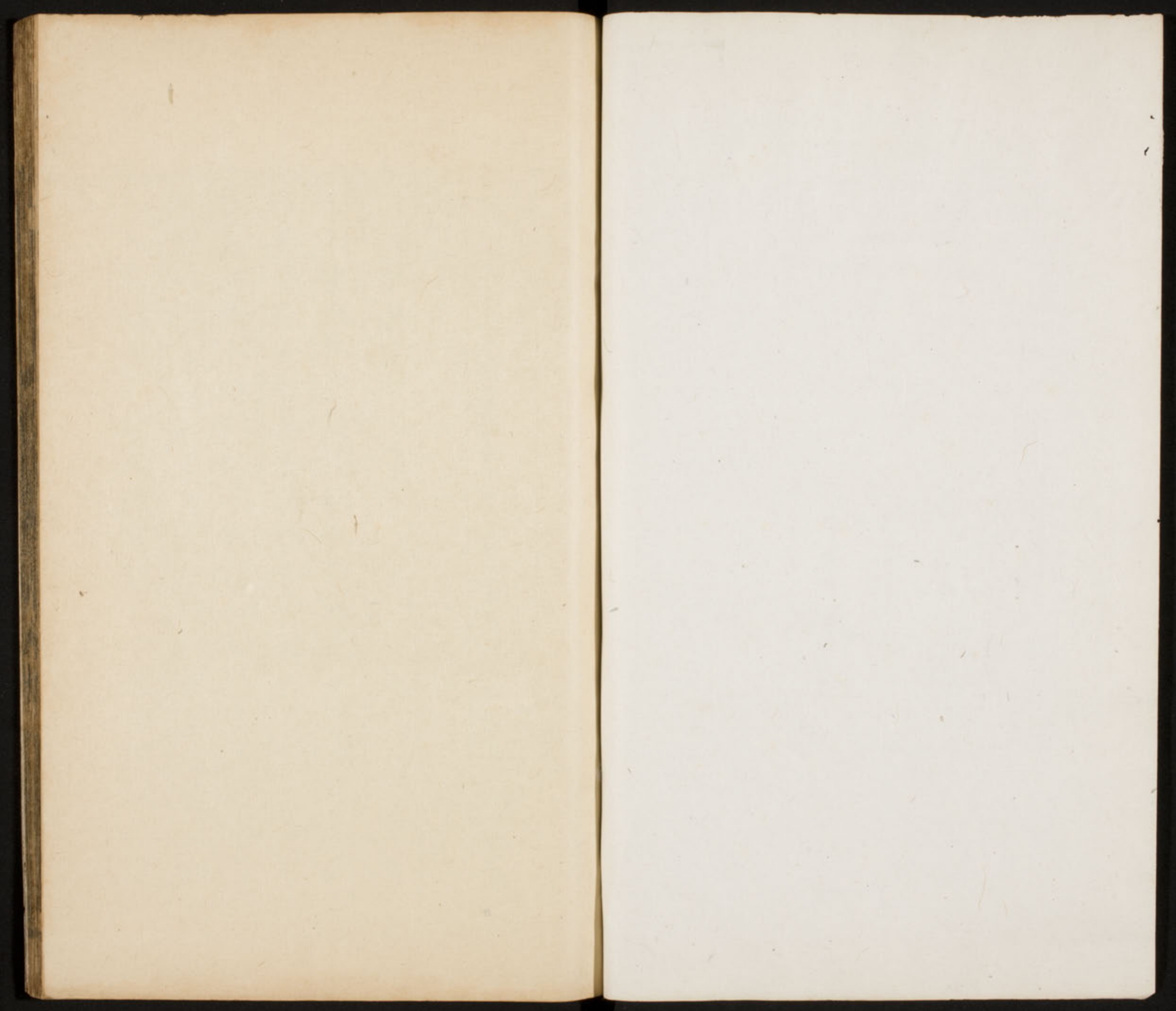
志



食貨

明監本宋史

卷四十三



志卷第一百三十七

宋史一百八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脩

食貨下六

茶下

茶天聖三年八月詔翰林侍講學士孫奭等同究利害奭等言十三場茶積而未售者六百一十三萬餘斤蓋許商人貼射則善者皆入商人其入官者皆麤惡不時故人莫肯售又園戶輸歲課不足者使如商人入息而園戶皆細民貧弱力不能給煩擾益甚又姦人倚貼射為名強市盜販侵奪官利其弊不可不

華十月遂罷貼射法官復給本錢市茶商人入錢以
售茶者爽等又欲優之請凡入錢京師售海州荆南
茶者損爲七萬七千售真州等四務十三場茶者又
第損之給茶皆直十萬自是河北入中復用三說法
舊給東南緡錢者以京師推貨務錢償之爽等議既
用益以李諮等變法爲非明年據計置司所上天聖
二年比視增虧數差謬詔令嘗典議官張士遜等條
析夷簡言天聖初環慶等路數奏芻糧不給京師府
藏常闕緡錢吏兵只奉僅能取足自變法以來京師
積錢多邊計不用告之中間蕃部作亂調發兵馬仰

給有司無不足之患以此推之頗有成效三司比視
數目差互不同非執政所能親自較計然士遜等猶
被罰諮罷三司使初園戶負歲課者如商人入息後
不能賞至四年太湖等九場凡逋息錢十三萬緡詔
悉蠲之然自爽等改制而茶法寢壞景祐中三司吏
孫居中等言自天聖三年變法而河北入中虛估之
敝復類乾興以前蠹耗縣官請復行見錢法時諮已
執政矣三年河北轉運使楊偕亦陳三說法十二言
見錢法十二利以謂止用三說所支一分緡錢足以
贍一歲邊計遂命諮與參知政事蔡齊等合議且令

詔商人訪其利害是歲三月終等請罷河北入中虛
估以實錢償芻粟實錢售茶皆如天聖元年之制又
以北商持券至京師舊必得交引鋪為之保任并得
三引符驗然後給錢以是京師至賈率多邀求三司
吏稽留為姦乃悉罷之命商持券在趣摧貨務驗實
立償之錢初與等雖增商人入錢之數而猶以為利
薄故競市虛估之券以射厚利而入錢者寡縣官日
以侵削京師少蓄藏至是諮等請視天聖三年入錢
數第損一千有奇入中增直亦視天聖元年數第加
二百詔皆可之前已用虛估給券者給茶如舊仍給

景祐二年已前茶既而諮等又言天聖四年嘗許陝
西入中願得茶者每錢十萬所在給券在趣東南受
茶一十萬一千茶商獲利爭欲售陝西券故不復入
錢京師請禁止之并言商人所不便者其事甚悉請
為更約束重私販之禁聽商人輸錢五分餘為置籍
召保期半年悉償失期者倍其數事皆施行諮等復
言自與等變法歲損財利不可勝計且以天聖九年
至景祐二年較之五年之間河北入中虛費緡錢五
百六十八萬今一旦復用舊法恐來商不便依託權
貴以動朝廷請先期申諭於是帝為下詔戒敕而縣

官濫費自此少矣久之上書者復言自變法以來歲
輦京師金帛易芻粟於河北配擾吾民內虛府庫外
困商旅非便寶元元年命御史中丞張觀等與三司
議之觀等復請入錢京師以售真州等四務十三場
茶直十萬者又視景祐三年數損之為錢六萬七千
入中河北願售茶者又損一千既而詔又第損二千
於是入錢京師止為錢六萬五千入中河北為錢六
萬四千而已康定元年葉清臣為三司使是歲河北
穀賤因請內地諸州行三說法募人入中且以東南
鹽代京師實錢詔糴止二百萬石慶曆二年又請募

入芻粟如康定元年法數足而止自是三說稍復
用矣八年三司鹽鐵判官董沔亦請復三說法三司
以為然因言自見錢法行京師錢入少出多慶曆七
年權貨務緡錢入百十九萬出二百七十六萬以此
較之恐無以贍給請如沔議以茶鹽香藥緡錢四物
如之於是有四說之法初詔止行於並邊諸州而內
地諸州有司蓋未嘗請即以康定元年詔書從事自
是三說四說二法並行於河北不數年間茶法復壞
芻粟之直大約虛估居十之八米斗七百甚者千錢
券至京師為南商所抑茶每直十萬止售錢三千富

人乘時收蓄轉取厚利三司患之請行貼買之法每
券直十萬比市估三千倍爲六千復入錢四萬四千
貼爲五萬給茶直十萬詔又損錢一萬然亦不足以
平其直久之券比售錢三千者總得二千往往不售
北商無利入中者寡公私大弊皇祐二年知定州韓
琦及河北轉運司皆以爲言下三司議三司奏自改
法至今凡得穀二百二十八萬餘石芻五十六萬餘
圍而費緡錢一百九十五萬有奇茶鹽香藥又爲緡
錢一千二百九十五萬有奇茶鹽香藥民用有限推
貨務歲課不過五百萬緡今散於民間者旣多所在

積而不售故券直亦從而賤茶直十萬舊售錢六萬
五千今止二千以至香一斤舊售錢三千八百今止
五六百公私兩失其利請復行見錢法一用景祐三
年約束乃下詔曰此食貨法壞芻粟價益倍縣官之
費日長商賈不行豪富之家乘時牟利吏緣爲姦自
今有議者須究厥理審可施用若事已上而驗問無
狀者寘之重罰是時雖改見錢法而京師積錢少恐
不足以支入中之費帝又出內藏庫錢帛自萬以賜
三司久之入中者寢多京師帑藏益乏商人持券以
俟動彌歲月至損其直以售於蓄賈之家言利者請

出內藏庫錢稍增價售之歲可得遺利五十萬緡既
行而諫官范鎮謂內藏庫推貨務皆領縣官豈有推
貨務故稽商人而令內藏乘時射利傷體壞法莫斯爲
甚詔即罷之然自此並邊虛估之弊復起至和三年
河北提舉糴便糧章薛向建議並邊十七州軍歲計
粟百八十萬石爲錢百六十萬緡豆六十五萬石芻
三百七十萬圍並邊租賦歲可得粟豆芻五十萬其
餘皆商人入中請罷並邊入粟自京輦錢帛至河北
專以見錢和糴時楊察爲三司使請用其說因輦緡
四十萬匹當緡錢七十萬又蓄見錢及擇上等茶塲

八總爲緡錢百五十萬儲之京師而募商人入錢並
邊計其道里遠近優增其直以是償之且省輦運之
費唯入中芻豆計直償以茶如舊行未數年論者謂
輦運科折煩擾居民且商人入錢者少芻豆虛估益
高茶益賤詔翰林學士韓絳等即三司經度絳等言
自改法以來邊儲有備商旅頗通未宜輕變唯輦運
之費悉從官給而本路舊輸稅緡者毋得折爲見錢
入中芻豆罷勿給茶所在平其市估至京償以銀緡
緡自是茶法不復爲邊糴所須而通商之議起矣初
官既權茶民私蓄盜販皆有禁臘茶之禁又嚴於他

茶犯者其罪尤重凡告捕私茶皆有賞然約束愈密而冒禁愈繁歲報刑辟不可勝數園戶困於征取官司並緣侵擾因陷罪戾至破產逃匿者歲比有之又茶法屢變歲課口削至和中歲市茶淮南總四百二十萬餘斤江南三百七十五萬餘斤兩浙二十三萬餘斤荆湖二百六萬餘斤唯福建天聖未增至五十萬斤詔特損五萬至是增至七十九萬餘斤歲售錢並本息計之總百六十七萬二千餘緡官茶所在陳積縣官獲利無幾以嘲者皆謂宜弛禁便是天聖中有上書者言茶鹽一課虧帝謂執政曰茶鹽民所食

而強設法以禁之致犯者衆顧經費尚廣未能弛禁爾景祐中葉清臣上疏曰山澤有產天資惠民兵食不充財臣兼利草茅木葉私不得專封園置吏隨處立禁一切官禁人犯則刑既奪其資又加之罪黥流日報踰冒不悛誠有厚利重貨能濟國用聖仁恤隱矜赦非辜猶將弛禁緩刑為民除害度支費用甚大推易所收甚薄剝削園戶貧奉商人使朝廷有聚斂之名官曹滋濫之罰虛張名數刻蠹黎元建國以來法敝輒改載詳改法之由非有為國之實皆商吏協計倒持利權幸在更張倍求其羨富人豪族坐以

賈羸薄販下估日皆朘削官私之際俱非遠策臣竊嘗校計茶利所入以景祐元年爲率除本錢外實收息錢五十九萬餘緡又天下所售食茶并本息歲課亦祇及三十四萬緡而茶商見通行六十五州軍所收稅錢已及五十七萬緡若令天下通商祇收稅錢自及數倍即權務山場及食茶之利盡可籠取又況不費度支之本不置權易之官不興輦運之勞不濫徒隳之辟臣意生民之弊有時而窮盛德之事俟聖不惑議者謂權賣有定率征稅無彛準通商之後必虧歲計臣接管氏鹽鐵法計口受賦茶爲入用與鹽

鐵均必令天下通行以口定賦民獲善利又去嚴刑口數出錢人不厭取景祐元年天下戶千二十九萬六千五百六十五丁二千六百二十萬五千四百四十一三分其一爲產茶州軍內外郭鄉又居五分之一丁賦錢三十村鄉丁賦二十不產茶州軍郭村鄉如前計之又第損十錢歲計已及緡錢四十萬權茶之利凡止九十餘萬緡通商收稅且以三倍舊稅爲率可得一百七十餘萬緡更加口賦之入乃有二百一十餘萬緡或更於收稅則例徵加增益即所增至寡所聚逾厚比於官自權易驅民就刑利病相須炳

然可察時下三司議皆以為不可行至嘉祐中著作
佐郎何鼎三班奉職王嘉麟又皆上書請罷給茶本
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征筭歸推貨務
以償邊糴之費可以疏利源而寬民力嘉麟為登平
致頌書十卷隆衍視成策二卷上之淮南轉運副使
沈立亦佳茶法利害為十卷陳通商之利時富弼韓
琦曾公亮執政決意嚮之力言於帝三年九月命韓
絳陳升之呂景初即三司置局議之十月三司言茶
課緡錢歲當入二百二十四萬八千嘉祐二年總及
一百二十八萬又募人入錢皆有虛數實為八十六

萬而三十九萬有奇是為本錢總得子錢四十六萬
九千而輦運糜耗喪失與官吏兵夫廩給雜費又不
與焉至於園戶輸納侵擾日甚小民趨刑犯法刑辟
益繁獲利至少為弊甚大宜約至和以後一歲之數
以所得息錢均賦茶民悉其買賣所在收率請遣官
詢察利害以聞詔遣官分行六路還言如三司夜議
便四年二月詔曰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故民足
於下而君裕於上國家無事則可以清自唐建中時
始有茶禁上下規利毒二百年如聞此來為意益甚
民被誅求之困日惟恐嗾官受遺惠之入歲以掠積

私藏盜賊犯者寔繁嚴刑重誅情所不忍是於江湖
之間幅員數千里為陷弊以害吾民也庶心惻然念
此又矣間遣使者往就問之而皆矍然願弛其禁歲
入之課以時上官一二近臣條析其狀朕猶若憐然
又於歲輸裁減其數使得號息以相為生俾通商利
歷世之敵一旦以除若為經常而復更制頒上益下
以休吾民尚慮喜於立異之入緣而為姦之黨妄陳
奏議以惑官司必責明刑無或有貸初所遣官既議
弛禁因以三司歲課均賦茶戶凡為緡錢六十八萬
有奇使歲輸縣官比輸茶時其出幾倍朝廷難之為

捐其半歲輸緡錢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謂之緡錢與
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邊糴自是唯臘茶禁如舊餘茶
肆行天下矣論者猶謂朝廷志於恤入欲省刑罰其
意良善然茶戶困於輸錢而商賈利薄販鬻者少州
縣任稅日蹙經費不充學士劉敞既陽修頗論其事
敞疏大要以謂元時百姓之摘山者交錢於官而今
也顧使之納錢於官受納之間利害百倍先時百姓
冒法販茶者被罰年久悉均賦於民賦不時入刑亦
及之是良民代冒法者受罪先時大商富賈為國懋
遷而州郡收其稅本大商富賈不行則稅額不登且

乏國用備言新法之行一利而有五害大略與敵意同時朝廷方禁茶論而行之嚴等雖言不聽也若平中歲入贖茶四十八萬九千餘斤散茶二十五萬五千餘斤茶戶稅錢三十一萬九千八百五十五緡又儲本錢四十二萬四千三百二十六緡而內外總入茶稅錢四十九萬八千六百緡惟是可見茶法得失矣自天聖以來茶法屢易嘉祐始行通商雖議者或以為不便以更法之意則主於優民熙寧四年神宗與大臣論昔茶法之弊文彥博吳克王安石各論其故然於茶法未有所變及王韶建開湟之策奏以輕

略七年始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而韶言西人頗以善馬至邊所嗜唯茶之茶與市即詔趨杞據見茶計水陸運致又以銀十萬兩帛二萬五千度僧牒五百付之假常平及坊場餘錢以著作佐郎蒲宗閔同領其事初蜀之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殖五穀唯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蓋為錢二百折輸綿絹皆一匹若為錢十則折輸綿一兩為錢二則折輸草一圍役錢亦視其賦民賣茶資衣食與農夫業田無異而稅額總三十萬杞被命經度又詔得調舉官屬廼即屬諸州創設官場歲增息

為四十萬而重禁權之令其輸受之際往往歷其片
重侵其價直法既加急矣八年札以疾云先是札等
歲增十萬之息既而運茶積滯歲課不給即建言於
彭漢二州歲買布各十萬匹以折脚費實以布息助
茶利然茶亦未免積滯都官郎中劉佐復議歲易解
鹽十萬席顧運回車船載入蜀而禁商販蓋恐布亦
難敷也詔既以佐代祀未幾法復難行遂罷佐而
宗閔乃議川峽路民茶息收什之三盡賣於官場更
嚴私交易之令稍重至徒刑仍沒緣身所有物以待
賞給於是蜀茶盡權民始病焉十年知彭州呂陶言

川峽四路所出茶北東南下不及一諸路既許通商
兩川却為禁地虧損治體如解州有鹽池民間煎者
乃是私鹽晉州有礬山民間煉者乃是私礬今川蜀
茶園皆百姓已物與解鹽晉礬不同又市易司籠制
百貨歲出息錢不過十之二然必以一年為率今茶
場司務重立法蓋推民茶隨買隨賣取息十之三或
今日買十斤之茶明日即作十二斤買之變轉不休
比至歲終豈止三分因奏劉佐李杞蒲宗閔等苟希
進用必致出息三分致茶戶被害始詔息止收十之
一佐坐稽置率方罷以國子博士李稷代之而陶亦

得罪糶依李祀例乘三司判官仍委禮不限負舉劾
侍御史周尹論蜀中權茶為民言罷為提點湖北刑
獄利州路漕臣張宗諤張升知議廢茶場司依舊通
商詔付糶糶方以茶利要功言宗諤等所陳皆疏謬
罪當無赦雖會赦猶皆坐貶秩二等於是糶建議賣
茶官非材許對易如闕員於前資待闕官差茶場司
事州郡毋得越職聽治又以茶價增減或不一裁立
中價定歲入課額及設酬賞以待官吏而三路三十
六場大小使臣並不限員重圍戶採造黃花秋葉茶
之禁犯者沒官蒲宗閔亦援起比許舉劾官吏以重

其權二人皆務濬利刻急茶場監官買茶精良及滿
五千馱以及萬馱算賞有差而一川貢應雖為濫者計
虧生賦論凡茶場州軍知州通判並兼稅舉舉舉使
所在即委通判又禁南入熙河去鳳涇原路如私販
臘茶法自熙寧十年冬推行茶以一元豐元年秋凡一
年通課利及舊界息稅七十六萬七千六百餘緡帝
謂糶能維原法意日就事切宜速遷權以勤在位遂
落權發遣以為都大提舉茶場而用亦與軍等路提
舉常平荒糶糶同提舉又之用糶言提司秦州而錄
序祀前旁取子丑試將作監三簿蒲宗閔更請巴州
宋史一百八十四

等處產茶並用舊法五年等稅完茶稅詔以陸師
閱代之師閱言繆治茶五年百費獲淨息四百二
十八萬餘緡詔賜田才頃而師閱利毛刻於前建
言文階州接連而秦法不同階為壘地有博馬賣茶
場文獨為通商地云文龍二州並禁權仍許川路餘
羨茶貨入陝西變賣於成都府置博賣都茶場事皆
施行初群牧判官郭茂徇言賣茶買而事實相須詔
茂徇同提舉茶場至是師閱以買馬一兼領茶場茶
法不能自立詔罷買馬司兼領令茶都大提舉視
轉運使同管幹視轉運判官以重其以賈種民更立

賣小引除金銀會子分數入輸餘額專以會子算請
者聽寧宗嘉泰四年知隆興府韓侂湜奏請隆興府惟
分寧縣產茶他縣無茶而豪民武斷者凡請引窮家
一御使認茶租非便於是禁非產茶縣不許送禮認
茶租建家臘茶北苑為第一其最佳者曰社前次曰
火前又曰兩前所以供玉食備賜予太平興國始置
大觀以後製愈精數愈多勝式屢變而品不一歲貢
片茶二十一萬六千斤建炎以來葉濃揚勅等相因
為亂園丁已散遂罷之紹興二年蠲未起大龍鳳茶
一千七百二十八斤五年復減大龍鳳及京鎮之半

十二年興榷場遂取臘茶為榷場本凡騁截片鑿不
以高下多少官盡榷之申嚴私販入海之禁議者請
鬻建茶於臨安移茶司事於建州買發明年以失陷
引錢復令通商自是上供龍鳳京錢茶料片製作之
費篚筥之式令漕司專之蜀茶之細者真品視南方
已下惟廣漢之趙坡合州之水南峨眉之白牙雅安
之蒙頂土人亦珍之他所產甚微非江建比也舊無
榷禁熙寧間始置提舉司收歲課三十萬至元豐中
累增至百萬建炎元年成都轉運判官趙開言榷茶
買馬五害請用嘉祐故事盡罷榷茶而令漕司買馬

法師閔論奏茶法與他垣務不同詔並用舊條初
奉祀增諸州茶場自熙寧六年至元豐八年蜀道茶
場四十一京西略金州為場六陝西賣茶為場三百
三十二稅息至極加為五十萬及師閔為百萬元祐
元年侍御史劉執素疏曰蜀茶之出不過數十州人
類以為生茶司盡榷而市之國元有茶一本而官市
之類至數十斤官所給錢真耗於公者名色不一給
信保徑輸入視厥督牙僧生之故費於牙僧者又不
在幾何是官茶國元名為平市而實專之國元有逃
而免者有殺死以死者而其官猶及者伍款伐茶則
茶史百八十四

右禁設增植則無古教其俗論謂非生茶也實生
福也願選使者考茶法之弊以蘇蜀民右司諫蘇轍
繼三呂陶嘗奏改茶法止行長引令民自販每緡長
引緡百詔從其請民方有息肩之望孫巡李穆入蜀
商度盡力措取息錢長引並行民間始不易矣且盈
贖賊及二貫止徒一年出贖五千今民有以錢八百
私買茶四十斤者亦徒一年贖三千立法苟以自
便不顧輕重之宜豈無益乎立茶法者願除小人不識事
體且循陳五害呂陶亦條七利害詔付黃原體量未
至摯又言陸師閔亦為不法不宜仍任事詔即罷之

先是師閔提舉榷茶所行職務他司皆不得預聞事
權震灼為患深密及黃廉就領茶事乃請凡緣茶事
有侵損戾法或措置未當及有訥訟依元豐令聽他
司關送十一月蒲宗孟亦以兩會李穆賣茶罷明年
熙河秦鳳涇原三路茶仍官而計置永興鄜延環慶
許通商凡以茶易穀者聽仍舊毋得輸轉運司和糴
價其所博斛斗勿取息七年詔成都等路茶事司以
三百萬緡為額紹聖元年復以陸師閔都大提舉
成都等路茶事而陝西復行禁榷師閔乃奏龍州仍
為禁茶地凡茶法並用元豐舊條師閔自復用以訖

哲宗之世其培克之迹不若前日之著故建明亦罕見焉茶之在諸路者神宗哲宗朝無大更革熙寧八年嘗詔都提舉市場司歲買商茶以三百萬斤爲額元祐五年立六路茶稅租錢諸路通判轉運司月暨歲終比較都數之法七年以茶隸提刑司稅務毋得更易爲雜稅收受紹聖四年戶部言商旅茶稅五分治平條立輸送之限既寬復慮課入無準故定以限約毋得更展元祐中輒展以李課入漏失且茶稅歲計七十萬緡積十年未嘗檢察請內外委官期一年驅筭以聞詔聽其議展限令出一時毋丞用崇寧元

年右僕射蔡京言祖宗立禁榷法歲以淨利凡三百二十餘萬貫而諸州商稅七十五萬貫六自竒食茶之等不在焉其盛時幾五百餘萬緡慶曆之後法制寢壞私販公行遂罷禁榷行通商之法有後商旅所至與官爲市四十餘年利源寢失謂官荆湖江淮兩浙福建七路所產茶仍舊禁榷官買勿復科民即產茶州郡隨所置場申商人園戶私易之禁凡置場地園戶租折稅仍舊產茶州軍許其民赴場輸息量限斤數給短引於旁近郡縣便鬻餘悉聽商人於榷貨務入納金銀緡錢或並邊糧草即本務給鈔取便美請

於場別給長引從所指州軍鬻之商稅自場給長引
沿道登時批錢至所指地然後計稅盡輸則在道無
苛留買茶本錢以度牒末鹽鈔諸色封樁坊場常平
剩錢通三百萬緡爲率給諸路諸路措置各分命官
詔悉聽馬俄定諸路措置茶事官置司湖南於潭州
湖北於荆南淮南於揚州兩浙於蘇州江東於江寧
府江西於洪州其置場所存蘄州即其州及蘄水縣
壽州以霍山關順光州以光山固始舒州即其州及
羅源太湖黃州以麻城廬州以舒城常州以宜興湖
州即其州及長興德清安吉武康睦州即其州及青

溪分水桐廬遂安婺州即其州及東陽永康浦江處
州即其州及遂昌青田蘇杭越各即其州而越之上
虞餘姚諸暨新昌剡縣皆置焉衢台各即其州而溫
州以平陽大法既定其制置節目不可毛舉四年京
復議更革遂罷官置場商旅並即所在州縣或京師
給長短引自買於園戶茶貯以籠箬官爲抽盤循第
叙輸息訖批引販賣茶事益加密矣大觀元年議提
舉茶事司須保驗一路所產茶色高下價直低昂而
請茶短引以地遠近程以三等之期復慮商旅影挾
舊引冒詐規利官吏因得擾動以御筆申飭之又以

諸路再定茶息多寡或不等令斤各增錢十三年計
七路一歲之息一百二十五萬一千九百餘緡權貨
務再歲一百十有八萬五千餘緡京專用是以舞智
固權自是歲以百萬緡輸京師所供私奉陪息益厚
盜敗公行民滋病矣政和二年大增損茶法凡請長
引再行者輸錢百緡即往陝西加二十茶以百二十
斤短引輸緡錢二十茶以二十五斤秋造引者如川
錢引法歲春茶出集民戶約三歲實直及今價上戶
部茶籠節並皆官製聽客買定大小式嚴封印之法
長短引輒竄改增減及新舊對帶繳納申展住賣轉

鬻科條悉具初客販茶用舊引者未嚴斤重之限影
帶者衆於是又詔凡販長引斤重及三千斤者須更
買新引對賣不及三千斤者即用新引以一斤帶二
斤鬻之而合同場之法出矣場置於產茶州軍而簿
給於都茶場凡不限斤重茶委官司秤製毋得止憑
批引爲定有贏數即沒官別定新引限程及重商旅
規避秤製之禁凡十八條若避匿抄割及擅賣皆坐
以徒復慮茶法猶輕課入不羨定園戶私賣及有引
而所賣踰數保內有犯不告並如煎鹽亭戶法短引
及食茶關子輒出本路坐以二千里流賞錢百萬重

和元年詔客販輸稅檢括抵保吏因擾民其蠲之未
幾復輸稅如舊大抵茶鹽之法主於蔡京務巧掊利
變改法度前後相踰民聽眩惑初令茶戶投狀籍於
官非在籍者禁與商旅貿易未幾即罷初限計斤重
令買新引茶有贏者即及一千五百斤須用新引貼
販或止願販新茶帶賣者聽未幾以帶賣者多又罷
其令陝西舊通蜀茶崇寧二年始通東南茶政和中
陝西沒官茶令估賣繼以妨商旅下令焚棄俄令正
茶沒官者聽興販引外剩茶及私茶數以給告者長
引限以一年短引限以半歲繳納之令已買引而

未得於園戶者期七年以民間同見縉流轉長引聽
即本路住賣以二浙鹽有司有言而止其科條纖悉
紛更不可勝記慮商於以豫茶貨不通迺重以提之
令於時掊克之吏爭以以羨為功朝廷亦嚴立以較
之法州郡樂賞畏刑惟以心負課優假商人陵轍州郡
蓋莫有言者獨知州通判張益謙奏陝西非產茶地
奉行十年未經立額歲歲比較第務增益積以或
經督知是州縣懼斂多前路招誘豪商增價以幸
奉故陝西茶價斤有至五以縉者或稍裁之則以民
之引轉以他郡及配之鋪戶安能盡售均以及以民

實受言從令一家商坐享大利言竟不行然自
至致和六年收息一千萬緡茶增一十二百八
萬五千六百餘斤及方臘竊發乃詔權罷比較
有司難稽集園戶借貸優恤止於文具姦臣仍
覆國害民又慮人言扇搖之令復出矣靖康元年詔
川茶侵客茶地者以多寡差定其罪初熙寧五年以
福建茶陳楨乃詔福建茶在京京東西淮南陝西河
東仍禁推餘路通商元豐七年王子京為福建轉運
副使言建州臘茶自立權法自熙寧權聽通商自此
茶戶售客人茶甚及官中所得惟常茶稅錢極微南

方遺利無過於此乞仍舊行權法建州歲出茶不下
三百萬斤南劍州亦不下二十餘萬斤欲盡買入官
度逐州軍民戶多少及約鄰路民用之數計置即官
場賣嚴立告賞禁建州賣私末茶借豐國監錢十萬
緡為本並從之所請均入諸路權賣委轉運司官提
舉福建王子京兩浙許懋江東杜備江西朱彥博廣
東高鑄然子京蓋未免抑配於民時遠方若桂州脩
仁諸縣夔州路達州有司皆議權茶言利者踵相躡
然神宗聞鄂州失催茶稅輒蠲之建州園戶等以茶
麤濫當剝納為錢三萬六千餘緡慮其不能償令準

翰茶初成都帥司蔡延慶言邛部川蠻主苴尅等願
賣馬即詔延慶以茶招來後聞邊計蠻情非便即罷
之哲宗嗣位御史安惇首劾王子京買臘茶抑民詔
罷子京事任令福建禁權州軍視其舊餘並通商桂
州修仁等縣禁權及陝西碎賣芽茶皆罷崇寧二年
尚書省言建劔二州茶額七十餘萬斤近歲增盛而
本錢多不繼詔更給度牒四百仍給以諸色封樁繼
詔商旅販臘茶蠲其稅私販者治元售之家如元豐
之制臘茶舊法免稅大觀三年措置茶事始收馬四
年私販勿治元售之家如元符令政和初復增損爲

新法三年詔免輸短引許依長引於諸路位賣後末
骨茶每長引增五百斤短引依此諸路監司州郡公
使食茶禁私買聽依商旅買引六年詔福建茶園如
鹽田量土地產茶多寡依等第均稅重和元年以改
給免稅新引重定福建末茶斤重長引以六百斤爲
率元豐中宋用臣都提舉汴河隄岸劄奏脩置水磨
凡在京茶戶擅磨末茶者有禁並許赴官請買而茶
鋪入米豆雜物揉和者募人告一兩賞三千及一斤
十斤至五十斤止商賈販茶應往府界及在京師須
令產茶山場州軍給引並赴京場中賣犯者依私販

臘茶法諸路末茶入府界者復嚴爲之禁訖元豐末歲獲息不過二十萬商旅病焉元祐初寬茶法議者欲罷水磨戶部侍郎李定以失歲課持不可廢侍御史劉摯右司諫蘇轍等相繼論奏遂罷紹聖初章惇等用事首議脩復水磨乃詔即京索天源等河爲之以孫迴提舉復命兼提舉汴河隄岸四年場官錢景逢獲息十六萬餘緡呂安中二十一萬餘緡以差議賞元符元年戶部上凡獲私末茶并雜和者即犯者未獲估價給賞並如臘茶獲犯人法雜和茶宜棄者斤特給二十錢至十緡止初元豐中脩置水磨止於在

京及開封府界諸縣未始行於外路及紹聖復置其後遂於京西鄆滑頴昌府河北澶州皆行之又將即濟州山口營置崇寧二年提舉京城茶場所奏紹聖初興復水磨歲收二十六萬餘緡四年於長葛等處京索渾水河增修磨二百六十餘所自輔郡權法罷遂失其利請復舉行從之尋詔商販臘茶入京城者本場盡買之其翻引出外者收堆槩錢裁元豐制更立新額歲買山場草茶以五百萬斤爲率客茶至京者許官場買十之三即索價故高驗元引買價量增三年詔罷之明年改令磨戶承歲課視酒戶納麴錢

法五年復罷民戶磨茶官用水磨仍依元豐法應緣
茶事併隸都提舉汴河堤岸司大觀元年改以提舉
茶事司爲名尋命茶場茶事通爲一司三年復撥隸
京城所一用舊法政和元年京城所請商旅販茶起
引定入京住賣者即許借江入汴如元豐舊制其借
江入汴却指他路住賣者禁已請引者並令赴京二
年以課人不登商賈留滯詔以其事歸尚書省於是
尚書省言水磨茶自元豐初立止行於近畿昨乃分
配諸路以故至弊欲止行於京城仍通行客販餘路
水磨並罷從之四年收息四百萬貫有奇比舊三倍

遂初月進高宗建炎初於真州印鈔給賣東南茶鹽
當是時茶之產於東南者浙東西江東西湖南北福
建淮南廣東西路十州六十有六縣二百四十有二
雲川顧渚生石上者謂之紫筴毗陵之陽羨紹興之
日鑄婺源之謝源隆興之黃龍雙井皆絕品也建炎
三年置行在都茶場罷合同場十有八惟洪江興國
潭建各置場一監官一罷食茶小引捕私茶法視捕
私鹽二十一年秦檜等始進茶鹽法先是臣僚或因
事建明朝廷亦因時損益至是審訂成書上之孝宗
隆興二年淮東宣諭錢端禮言商販長引茶水路不

身要卷一百二十七
許過高郵陸路不許過天長如願往楚州及盱眙界
引貼輸翻引錢十貫伍百文如又過淮北貼輸亦如
之當是時商販自權場轉入虜中其利至博譏禁雖
嚴而民之犯法者自若也乾道二年戶部言商販至
淮北權場折博除輸翻引錢更輸通貨僧息錢十一
緡五百文八年減輸翻引錢止七緡通貨僧息錢止
八緡淳熙二年以長短茶引權以半依原引斤重錢
數分作四緡小引印給而翻引貼輸錢隨小引輸
送光宗紹熙初漳州守臣朱熹奏除屬邑利茶七千
餘緡臣僚申明長短小引相兼從人之便戶部言給

或未能然亦當減額以蘇園戶輕價以惠行商如此
則私販衰而盜賊息遂以開同主管川秦茶馬二年
開至成都大更茶法做蔡京都茶垣法以引給茶商
即園戶市茶百斤為一天引除其十勿弄置合同場
以譏其出入重私商之禁為茶市
錢春七千夏五千百利頭子錢不
所止一錢五分自後引息錢至二
年都大茶馬韓球盡取園戶加錢
積二百萬而買馬之數不加多乾
茶司增長細馬名色等錢煮三十
萬淳熙六年以後

累減園戶重額銀才六萬又疏引
初勅輔爲使遂定爲法成都府
產茶二千一百二萬斤通傳馬
十九萬三千餘緡朝廷歲收一
領所贍軍然茶馬司率多難之
二十萬緡至淳熙十年遂以五
以來茶司官權出諸司之生初
戶既輸二稅又輸土產隘安縣
外又催理茶認估錢建炎元年
初始除之六年詔四川立產茶處
歲輸經總制頭子錢

五千四十一道有奇又科租米三千一百四十道有
奇宋初經理蜀茶置互市于原渭德順三郡以市蕃
夷之馬熙寧間又置塲于熙河南渡以耒文黎珍叙
南平長寧階和凡八塲其間盧甘蕃馬歲一至焉此
州蕃馬或一月或兩月一至焉疊州蕃馬或半年或
三月一至焉皆良馬也其他諸蕃馬多駑大率皆以
互市爲利宋朝由示懷遠之恩亦以是羈縻之紹興
二十四年後黎州及雅州峭門靈犀些易馬塲乾道
初川秦八塲馬額九千餘匹淳熙以來爲額萬二千
九百九十四匹自後所市未嘗及焉

志卷一百三十七終

志卷第一百二十八

宋史一百八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 柱國 監國 書 尚書 丞 相 權 國 丞 領 經 筵 事 都 總 務 監 等 奉

勅修

食貨下七

酒 院 治 禁 香 附

酒宋榷酤之法諸州城內皆置務釀酒縣鎮鄉閭或
許民釀而定其歲課若有遺利所在多請官酤三京
官造麴聽民納直以取陳滑蔡穎隨鄧鄧金房州信
陽軍舊皆不榷大平興國初京西轉運使程能請榷
之所在置官吏局署取民租米麥給釀以官錢市薪
榷及吏工奉料歲計獲無幾而主吏規其盈羨及酤

齊不良酒多醕薄至課民婚葬量戶大小令酤民甚
被其害歲儉物貴始不償其費太宗知其弊淳化五
年詔募民自釀輸官錢減常課三之二使其易辦民
有應募者檢視其貲產長吏及大姓共保之後課不
登則均償是歲取諸州歲課錢少者四百七十二處
募民自酤或官賣麴收其直其後民應募者寡猶多
官釀陝西雖推酤而尚多遺利咸平五年度支負外
郎李士衡請增課以助邊費乃歲增十一萬餘貫兩
浙舊募民掌榷雍熙初以民多私釀歲蠲其禁其推
酤歲課如麴錢之制附兩稅均率二年詔曰有司請

罷杭州推酤乃使豪舉之家坐專其利貧弱之戶歲
責所輸本欲惠民乃成侵擾宜仍舊榷酒罷納所均
錢天禧四年轉運副使方仲荀言本道酒課舊額十
四萬貫遺利尚多乃歲增課九萬八千貫川峽承舊
制賣麴價重開寶二年詔減十之二既而頗興推酤
言事者多陳其非便太平興國七年罷仍舊賣麴自
是惟獲建開苑廬黔涪黎威州梁山雲安軍及河東
之麟府州朔湖之辰州福建之福泉汀漳州興化軍
廣南東西路不禁自春至秋醞成即鬻謂之小酒其
價自五錢至三十錢有二十六等臘釀蒸鬻候夏而

出謂之大酒自八錢至四十八錢有二十三等凡釀
用秬糯粟黍麥等及麴法酒式皆從水之所宜諸州
官釀所費穀麥準常糶以給不得用倉儲酒匠役人
當受糧者給錢凡官麴麥一斗為麴六斤四兩賣麴
價東京南京斤直錢百五十五西京減五成平水江
淮制置增權酤錢頗為煩刻景德二年詔毋增權自
後制置使不得兼領酒權四年又詔中外不得更議
增課以圖恩獎天禧初著作郎張師德使淮南上言
鄉村酒戶年額少者望並停廢從之至道二年兩京
酒稅權課銅錢一百二十一萬四千餘貫鐵錢一

百五十六萬二千餘貫京城賣麴錢四十八萬餘貫
天禧末權課銅錢增七百七十九萬六千餘貫鐵錢
增一百三十萬四千餘貫麴錢增二十九萬二千
餘貫五代漢初犯麴者並棄市周至五斤者死建隆
一年以周法太峻犯私麴至十五斤以私酒入城至
二斗者始處極刑餘論罪有私酒市酒麴者減造人
罪之半三年再犯酒麴之禁以私酒造其罪城郭
一十斤鄉間三十斤棄市民共私酒京城五十里
西京及諸州城二十里者至一斗處以所定里數外
有官署酤酒而以酒入其地一石棄市乾德四年詔
宋文一百八十五

字四百八十一
此建隆之禁第此之凡至城郭五十斤以上鄉閭百斤以上私酒入禁地二石三石以上至有官署處四石五石以上者乃死法益輕而犯者鮮矣端拱二年令民買麴釀酒者縣鎮十里如州城二十里之禁天聖以後北京售麴如三京法官售酒麴亦盡疆界戒相侵越犯皆有法其不禁之地大縣與宋初同唯增永興軍大通監川峽之茂州田順監時天下承平既又戶口寢蕃爲酒醪以麻非穀者益衆乾興初言者謂諸路酒課月比歲增無有藝極非古者禁醴飲教節用之義遂詔鄰封毋得增置酒場已募民主之者

期三年他人雖欲增課以售勿聽主者自欲增課委官吏度異時不至虧額負課然後上聞既而律史中丞晏殊請酒場利薄者悉禁增課天聖七年詔民間有言凶事酤酒舊聽自便毋抑酤而江淮荆湖兩浙酒戶往往豪制良民至出引日抑使多售其嚴禁止犯者聽人告募人代之慶曆初三司言陝西用兵軍費不給充資權酤之利請較監臨官歲課增者第賞之繼令蕭定基王琪等商度利害初酒場歲課不登州縣多責衙前或任保輸錢以充其數嘉禧治平中數戒止之治平四年手詔蠲京師酒戶所負權錢十

六萬緡又江南北歲所增酒場強率人酷酒者禁止
 皇祐中酒麴歲課合緡錢一千四百九十八萬六千
 一百九十六至治平中減二百一十二萬三千七百
 三而皇祐中又入金帛絲纊芻粟材木之類總其數
 四百萬七百六十治平中乃增一百九十九萬一千
 九百七十五熙寧二年詔諸郡遇節序毋得以酒相
 饋初知渭州蔡攸言陝西有醞公使酒交遺至踰二
 十驛道路煩苦詔禁之至是都官郎中沈行復言知
 莫州柴貽範饋他州酒至九百餘瓶用兵夫踰一百
 人故并諸路禁馬四年三司承買酒麴坊場錢率于

錢稅五十儲以祿吏六月令式所刪定官周直儲言
 在京麴院酒戶鬻酒虧額原於麴數多則酒亦多多
 則價賤賤則人戶損其利為今之法宜減數增價使
 酒有限而必售則人無耗折之患而官額不虧請以
 百八十萬斤為定額閏年增十五萬斤舊直斤百六
 十八百以八十五為數後增為二百百用省數以便
 入出七年諸郡舊不釀酒者許釀以公使錢率百緡
 為十石益額者以遠制論在京酒戶歲用糯三十萬
 石九年江浙災傷米直騰貴詔選官至所產地預給
 錢俟成稔折輸於官未幾詔勿行止以所糴在京新

米與已糴米半用之元豐元年增在京酒戶麴錢較
年額損麴三十萬斤閏年益造萬斤二年詔在京鬻
麴歲以百二十萬斤為額斤直錢二百五十俟鬻及
舊額令復舊價酒戶負糟糶錢更期以二年帶輸并
蠲未請麴數十萬斤先是京師麴法自熙寧四年更
定後多不能償雖屢閱未請麴數及損歲額為百五
十萬斤斤增錢至二百四十未免適負至是命畢仲
衍與周直孺請永利病請損額增直均給七十店令
日輸錢周歲而足月輸不及數計所負倍罰其炊醞
非時擅蒸器量及用私麴皆立告賞法悉施行之

而裁其價三年詔帶輸舊麴錢及倍罰錢乃寬以半
歲未經并罰者蠲三之一五年外居宗室酒止許於
舊宮院尊長及近屬寄醞增永興軍乾祐縣十酒場
酒戶負糟糶錢更令三年之內增月限以輸並除限
內罰息其倍罰麴錢已蠲三之一下戶更免一分元
祐元年刪出司簿酒及三路饋遺條紹聖二年左司
諫翟思言諸郡釀酒非沿道並復熙寧之數詔熙寧
五年以前諸郡不釀酒及有公使錢而無酒者所釀
並依熙寧編敕數仍令諸郡所減勿逾百石舊不及
數者如舊毋得於例外供饋後又以陝西沿邊官監

酒務請入不足乃令邊鄙非帥府並酌條制定釀酒
諸行年城禁止許於官務寄讓崇寧二年知漣水
軍錢景兄言建立學舍請以承買醋坊錢給用詔常
平司計無害公費如所請仍令他路準行之初元祐
中德請罷旌醋戶部謂本無禁文後程思請以諸郡
醋坊日息用餘悉歸常平至是景兄有請故令常平
計之十月諸路官鹽酒直上者升增錢二中下增一
公瓦學費餘裨轉運司歲用大觀四年以兩浙轉運
司之請官監鹽糟錢別立額比較又詔諸郡旌酒之
池入出酒米並別遣倉官賣醋毋得越郡城五里外

凡縣鎮村並禁其息悉歸轉運司獲為常平者如故
政和二年淮南發運副使董正封言杭州都酒務甲
於諸路治平前歲課三十萬緡今不過二十萬請令
分務為三更置比較務二毋增官吏兵匠仍請本路
諸郡並增務比較從之四年兩浙轉運司亦請置務
比較定課額釀酒收息以增虧為賞罰詔酒務官二
負者分兩務三負者復增其一負雖多毋得過四務
內有官雖多而課息不廣者聽如舊自是歲以湖南路
諸務糟酵錢分八提舉司令斤增課或三為直達糧綱
水工之費立酒區關賦選試清務龐軍之法清務者

本州選刺供踏麴嬰蒸之役闕則募人以充宣和二年公使庫假用米麴及因耗官課者以坐贓罪之監官移者三年後運使陳遵奏江淮等路官監酒直上者升權增錢五次增三爲江浙新復州縣之用其後尚書省請令他路悉行之詔如其請所收率十之三以給漕計餘輸大觀庫五年罷變路雜酤未幾復舊以轉運司言新邊城皆藉以供億故也六年在任官以奉酒抑賣坊戶轉鬻者論以違制律先是政和末嘗詔毋得令人置肆以鬻今併禁之諸路增酒錢如元豐法悉充上供爲戶部用奸人轉運司七年諸路鬻

息率十五爲公使餘如鈔旁法令提刑司李

備之數毋得移用靖康元年兩浙路酒價屢增較熙豐幾倍而歲稔米麴直賤民規利輕冒法遂令罷所增價渡江後屈於養兵隨時增課名目雜出或主於提刑或領於漕司或分隸於經總制司惟恐軍資有所未裕建炎三年總領四川財賦趙開遂大變酒法自成都始先罷公帑實供給酒即舊撲買坊場所置隔釀設官主之民以米入官自釀斛輸錢三十頭子錢二十二明年徧下其法於四路歲遞增至六百九十餘萬緡凡官糟四百所私店不預焉於是東南之

酒額亦日增矣四年以米麴價高詔上等升增二十
文下等升增十八文後米麴價平依舊紹興元年兩
浙酒坊於買撲上添淨利錢五分季輸送戶部又增
諸酒錢上升二十文下十文其諸州軍賣酒虧折隨
宜增價一分州用一分漕計一分隸經制司先是酒
有定價每增須上請是後郡縣始自增而價不一矣
五年人諸州酒不以上下升增五文隸制總司六年
以紹興二年以後三年中一年中數立額其增羨給
郡縣用罷四川州軍賑鎮酒沽百七負其酒息徵處
並罷之七年以戶部尚書章榘等言行在置贍軍

庫四川制置使胡世將即成都潼川資普廣安立清

酒務許民買撲歲為錢四萬八千餘緡自趙開行隔

槽法增至十四萬六千餘緡紹興元年及世將改官監所

入又倍自後累增至五十四萬八千餘緡紹興二年而

外邑及民戶坊場又為三十九萬緡淳熙二年然隔槽之

法始行聽就務分槽醞賣官計所入之米而收其課

若未病也行之既久醞賣虧欠則責入未之家認輸

不復覈其米而第取其錢民始病矣十年罷措置贍

軍酒庫所官吏悉歸戶部以左曹郎中兼領以點檢

贍軍酒庫為名與本路漕臣共其事十五年弛夔路

酒禁以南北十一庫並充贍軍激賞酒庫隸左右司
十七年省四川清酒務監官成都府二員興元遂寧
府漢綿邛蜀彭簡果州富順監并漢州綿州縣各一
員二十一年詔諸軍買撲酒坊監官賞格依舊四萬
三萬
貫以上場務增及一倍減一年磨勘二倍減二年磨勘
三倍減三年磨勘四倍減四年磨勘二萬一萬貫已上
場務增及一倍減三季磨勘二倍減一年磨勘三倍減
二年磨勘七千貫已上場務增及一倍斤三季名次二
倍減一年磨勘三倍減一年半磨勘四倍減二年磨勘
七千貫已下場務增及一萬貫減一年磨勘二萬貫減
二年磨勘三萬貫減三年磨勘四萬貫減四年磨勘
酒二十七年以隔槽酒擾民許買撲以便民罷官監後
復置之三十年以點檢措置贍軍酒庫改隸戶部既

而戶部侍郎邵大受等言歲計賴經總制窠名至多
今諸路歲虧二百萬皆緣諸州公使庫廣造別置店
酤賣以致酒務例皆敗壞詔罷諸州別置酒庫如軍
糧酒庫防月庫月椿庫之類并省務寄造酒及帥司
激買酒庫凡未分隸經總制錢處並立額分隸補趨
虧額三十一年殿帥趙密以諸軍酒坊六十六歸之
戶部親九同安郡王楊存中罷殿帥復以私撲酒坊
九上之歲通收息六十萬緡有奇以十分為率七分
輸送行在三分給漕計蓋自軍興以來諸帥擅權酤
之利由是縣官始得資之以佐經費焉孝宗乾道元

年以浙東西犒賞庫六十四隸三衙輸課於左藏南
庫餘錢充隨年贍軍及造軍器二年詔臨安府安撫
司酒庫悉歸贍軍并贍軍諸庫及臨安府安撫司酒
務令戶部取三年所收一年中數立額日售錢萬緡
歲收本錢一百四十萬息錢一百六十萬麩錢二萬
羨餘獻以內藏者又二十萬錢後增爲五十萬四年
立場務官賞格七年以淮西總領周閱言總所庫四
安撫司庫五都統司庫十八馬軍司庫一增置行宮
庫一共爲庫二十九以三年最高年爲額其行宮新
庫息錢除分認諸處錢及糜費以淨息三分爲率一

分輸御前酒庫以提領建康府戶部贍軍酒庫爲名
遂鑄印及改庫名八年知常德府劉邦瀚言江北之
民困於酒坊至貧乏家不捐萬錢則不能舉一吉凶
之禮乃檢乾道重修敕令申嚴抑買之禁淳熙三年
詔四川酒課折估困弊可減額錢四十七萬三千五
百餘緡令禮部給降度牒六百六十一道補還今歲
減數明年於四川合給湖廣總所錢補之寧宗開禧
元年知臨安府兼點檢贍軍激賞庫趙善防轉運判
官提領戶部犒賞酒庫詹徽之言官吏冗費請諸司
官屬兼管明年又以都省言課額失陷依舊辟置初

趙開之立隔釀法也蓋以紓一時之急其後行之諸郡國家贍兵郡縣經費率取給於此故雖罷行增減不一而足而其法卒不可廢云

阬冶凡金銀銅鐵鉛錫監冶場務二百有一金產商饒歛撫四州南安軍銀產鳳建桂陽三州有二監饒信虔越衢處道福汀漳南劍韶廣英連恩春十七州建昌邵武南安三軍有五十一場秦隴興元三州有三務銅產饒處建英信汀漳南劍八州南安邵武二軍有三十五場梓州有一務鐵產徐兗相三州有四監河南鳳翔同號儀漸黃袁英九州興國軍有十二

冶晉磁鳳澧道渠合梅陝耀坊虔汀吉十四州有二十務信鄂連建南劍五州邵武軍有二十五場鉛產越建連英春韶衢汀漳南劍十州南安邵武二軍有三十六場務錫產河南南康虔道賀潮循七州南安軍有九場水銀產秦階商鳳四州有四場朱砂產商宜二州富順監有三場開寶三年詔曰古者不貴難得之貨後代賦及山澤上加侵削下益彫弊每念茲事深疚于懷未能捐金於山豈忍奪人之利自今桂陽監歲輸課銀宜減三分之一民鑄銅爲佛像浮圖及人物之無用者禁之銅鐵不得闌出蕃界及化外

至道二年有司言定州諸山多銀礦而鳳州山銅礦復出採鍊大獲而皆良焉請置官署掌其事太宗曰地不受寶當與衆庶共之不許東西川監酒商稅課半輸銀帛外有司請令二分入金景德二年詔以非上產罷之天聖中登萊採金歲益數千兩仁宗命獎勸官吏宰相王曾曰採金多則背本趨末者衆不宜誘之景祐中登萊饑詔弛金禁聽民採取俟歲豐復故然是時海內承平已久民間習俗日漸侈靡聚金以飭服器者不可勝數重禁莫能止焉景祐慶曆中屢下詔申救之語在輿服志大率山澤之利有限或

暴發輒竭或採取歲久所得不償其費而歲課不足有司必責主者取盈仁宗英宗每降赦書輒委所在視冶之不發者或廢之或蠲主者所負歲課率以爲常而有司有請亦輒從之無所吝故冶之興廢不常而歲課增損隨之皇祐中歲得金萬五千九十五兩銀二十一萬九千八百二十九兩銅五百一十萬八百三十四斤鐵七百二十四萬一千斤鉛九萬八千一百五十一斤錫三十三萬六百九十五斤水銀二千二百斤其後以赦書從事或有司所請廢冶百餘既而山澤興廢至治平中或增冶或復故者六十有

八而諸州院冶總二百七十一登萊商饒汀南恩六
州金之冶十一登號秦鳳商隴越衢饒信虔郴衡漳
汀泉建福南劔英韶連春二十三州南安建昌邵武
三軍桂陽監銀之冶八十四饒信虔建漳汀南劔泉
韶英梓十一州邵武軍銅之冶四十六登萊徐充鳳
翔陝儀邢號磁虔告袁信澧汀泉建南劔英韶渠合
資二十四州興國邵武二軍鐵之冶七十七越衢信
汀南劔英韶春連九州邵武軍鉛之冶三十商號虔
道賀潮循七州錫之冶十六而水銀丹砂州冶與至
道天僖之時則一皆置吏主之是歲視皇佑金減九

千六百五十六銀增九萬五千三百八十四銅增一
百八十七萬鐵錫增百餘萬鉛增二百萬又得丹砂
二千八百餘斤獨水銀無增損焉熙寧元年詔天下
寶貨院冶不發而負歲課者蠲之八年令近院冶坊
郭鄉村并淘採烹鍊人並相爲保保內及於院冶有
犯知而不糾或停盜不覺者論如保甲法元豐元年
諸院冶金總收萬七百一十兩銀二十一萬五千三
百八十五兩銅千四百六十萬五千九百六十九斤
鐵五百五十萬一千九十七斤鉛九百十九萬七千
三百三十五斤錫二百三十二萬一千八百九十八斤

水銀三千三百五十六斤朱砂三千六百四十六斤十四兩有奇先是熙寧七年廣西經畧司言邕州右江填乃洞產金請以鄧闢鑿金場後五年凡得金爲錢二十五萬緡闢遷官者再焉元豐四年始以所產薄罷貢而虔吉州界鉛悉禁之七年戶部尚書王存等請復開銅禁各展磨勘年有差是歲院冶凡一百三十六所領於虞部紹聖元年戶部尚書蔡京奏峯水場銅額寢虧而商號間由脉多陝民不習烹採久廢不發請募南方善工詣陝西經畫擇地興冶於是許天啓同管幹陝西院冶事元符三年天啓罷領

院冶以其事歸之提刑司初新舊院冶合為一司而漕司兼領天啓為同管幹欲專其事慮有所牽制乃請別陝京西路院冶自為一司許檢東州縣刺舉官吏而漕司不復兼院冶至是中書奏天啓所領首末六歲總新舊銅止收二百六萬餘斤而兵匠等費繁多故罷之崇寧元年提舉江淮等路銅事游經言信州膽銅古院二一為膽水浸銅工少利多其水有限一為膽土煎銅無窮而為利寡計置之初宜增本損息浸銅斤以錢五十為本煎銅以八十詔用其言諸路院冶自川陝京西之外並令常平司同管幹所牧

息薄而煩官監者如元符紹聖敕立額許民封狀奉
買四年湖北旺溪金場以歲收金千兩乃置監官賣
東漕臣王覺自言嘗領常平講求山澤之利去歲一
場去年收銅比租額增三萬九千一百斤較之當年
亦增六十六萬一千斤遂增其秩是歲山澤院治名
數令監司置籍非所當收者別籍之若弛與廢置移
併亦令具注上於震部大觀二年詔金銀院發雖吾
言而方檢視私開淘取者以盜論院治舊不隸知縣
縣丞者並令兼監賞罰減正官一等有治地知縣月
一行點閱言者論其職在守道守德澤平征賦獄訟不

宜為課利走山谷間遠已之八月提舉陝西院治司
改併入轉運司政和元年張商英言湖北產金非止
辰沅靖溪峒其峽州夷陵宜郡縣荆南府枝江江陵
縣赤湖城至鼎州皆商人淘採之地漕司既乏本錢
提舉司買止千兩且無專司定額請置專切提舉買
金司有金苗無官監者許遣部內州縣官及使臣掌
幹詔提舉官措畫以聞仍於荆南置司廣東漕司復
奏端州高明惠州信上立溪場皆宜停閉韶州曹峒
場英州銀岡場皆併入英之清溪場惟黃坑場欲權
存俟歲終會所入別奏惠州楊梅東院康州雲列潮

州豐政連州元魚銅阮黃田白寶廣州大利宜祿韶
頭伍注岑水銅岡循州大佐羅英州鍾銅凡十六
場請並如舊循之夜明英之竹溪韶之思溪連之同
安請更遣攝官從之三年尚書省言陝西路阮治已
遣官吏提轄措置州路金銀阮治興廢慮失利源詔
令陝西措置官兼行川路事阮治所收金銀銅鉛錫
鐵水銀朱砂物數令工部置籍載注歲半消補上之
尚書省自是工部尚書省皆有籍鈎考然所憑唯
帳狀至有有額而無收有收而無額乃貢之縣丞監
官及曹部奉行而更督通年違負之數九月措置

陝西阮治蔣彞奏陝西路阮治收金千六百兩他物有
差詔輸大觀西庫彞增秩官屬各減磨勘年四年令
監司遣官同諸縣丞遍視阮治之利爲圖籍籤注監
司覆實保奏議遣官再覆酌重輕加賞異同脫漏者
罪之六年川陝路各置提轄措置阮治官劉芑計置
萬朶州產金一歲收二千四百餘兩特與增秩十二
月廣東漕司言本路鐵場阮治九十二所歲額收鐵
二百八十九萬餘斤浸銅之餘無他用詔令官悉市
以廣沒仍以諸司及常平錢給本尚書省奏五路阮
治已有提轄措置專司及淮南湖北廣東西亦監司

領其餘路請並令監司領之於是江東西福建兩浙
漕臣皆領阡治七年提舉東南九路阡治徐禋奏太
平瑞應吏不絕書令部內山澤阡治若獲希世珍物
及古寶器請赴書契局上進蓋自政和初京西漕臣
王壽奏太和山產小精知桂州王覺奏枕門等處產
金及生花金田提地京西阡治王景文奏汝州青嶺
鎮界產瑪瑙其後以淮州界蕃官結鹿地內金阡千餘
牧生熟金四等凡一百三十四兩有奇蔡京請宣付史
館帥百官表賀故復有是請焉是時河北京東西
及徐禋所領九路漕六修阡治類鑿空擾下抑州縣承

額於是降黜河北提轄官遣廉訪使者鄭謨并諸路
廉訪悉究陳利害真偽八月中書奏阡治寢已即緒
詔京東西河北并提舉東南九路阡治並罷十一
月尚書省言徐以東南黑鉛留給鼓鑄之餘悉造
丹粉鬻以濟用切諸路常平司以三十萬輸大觀西
庫餘從所請明年令諸路鐵做茶鹽法推鬻置鑪治
收鐵給引召人通市苗脉微者聽民出息承買以所
收中賣於官私相貿易者禁之先是元豐六年京東
漕臣吳居厚奏徐鄆青等州歲製軍器及上供簡鐵
選類數多而利國兼蕪二監鐵少不能給請鐵從官

與煽所獲可多數倍自是官榷鐵造器用以鬻於民
至元祐罷之其後大觀初入內皇城使裴絢爲涇原
幹當奏上渭州通判苗冲淑之言石河鐵冶既令民
自採鍊中賣於官請禁民私相貿易農具器用之類
悉官爲鑄造其治坊已成之物皆以輸官而償其直
乃禁毋得私相貿易農具器用勿禁官自賣鐵唯許
鑄瀉市之政和初臣僚言鹽鐵利均今鹽筴推行
已備而鐵貨尚未講畫請即治戶米償之錢收其已
鍊之鐵爲器鬻之兼京東二監所出尤多河北固鎮
等治並官監其利不貲而河東鐵炭最盛若官榷爲

器以贖一路旁及陝雍利入甚廣且以銷盜鑄之弊
又夏人茶山鐵冶既入中國之鐵爲器開以鹽易鐵
錢於邊若官自爲器則鐵與錢俱重可伐其謀請榷
諸路鐵擇其最盛者可置監設官總之槩諸路不越
數十處餘止爲鑄瀉之池屬之都監或置當官兼領
凡農具器用皆官鑄造表以字號官本之餘取息二
分以止仍置鐵引以通諸路儲其錢助三路鈔本詔
戶部下諸路漕臣詳度會次年廣東路請以可監之
地如舊法收其淨利苗脉微者召人承買官不權取逐
併諸路詳度之旨不行至是臣僚復以爲言故嚴買

易之禁而鐵利盡推於官然農具器用從民鑄造卒
 如舊法四月廣東廉訪黃烈等言廣惠英康韶州興
 慶府政和中實貨司立阮冶金銀等歲額或首脉微
 或無人承買而浮冗之人虛託其名發致民田墾動
 邀販詔政和六年所立額並罷舊有苗脉可給歲課
 者如故十一月復諸路元罷提舉阮冶官其江南路
 仍令江西漕臣劉蒙同措置宣和元年石泉軍江廣
 沙磧楚金計民隨金脉淘採立課額或以分數取之
 十月復置相州安陽縣銅冶村監官先是詔留邢州
 碁村磁州固鎮兩冶餘劫置冶並罷而常平司謂銅

冶村近在河北得利多故有是命六年詔阮冶之利
 二廣為最比歲所入稽之熙豐十不逮一令漕臣鄭
 良提舉經畫分任官為典掌計置取元豐以來歲入
 多數立額定為常賦阮冶司毋預焉時江淮荆浙等
 九路阮冶凡二百四十五鑄錢院監十八歲額三百
 餘萬緡五月詔阮冶舊隸轉運司者知熙豐紹聖法
 崇寧以後隸常平司者如崇寧法其江淮等路阮冶
 官屬如熙豐負數餘路官屬並罷仍令中書選提點
 官靖康元年諸路阮冶苗礦既微或舊有卒無悉令
 蠲損凡民承買金場並罷宋初舊有阮冶官置場監

或民承買以分數中賣於官初隸諸路轉運司本錢亦資焉其物悉歸之內帑崇寧已後廣搜利冗推賦益滿九屬之提舉司者謂之新院始用常平息錢與剽利錢為本金銀等物往往皆積之大觀庫自蔡京始政和間數器數復然告發之地多壞民田承買者立額重或舊有今無而額不為損缺宗即位詔悉罷之南渡院治廢與不常歲入多寡不同今以紹興三十一年金銀銅鐵鉛錫之冶廢興之數一千一百七十及乾道二年鑄錢司比較所入之數附之湖南廣東江東西金冶二百六十七廢者一百四十二湖南

廣東福建浙東廣西江東西銀冶一百七十四廢者八十四潼川湖南利州廣東浙東廣西江東西福建銅冶一百九廢者四十五舊額歲七百五萬七千二百六十斤有奇乾道歲入二十六萬三千一百六十二斤有奇淮西夔州成都利州廣東福建浙東廣西江東西鐵冶六百三十八廢者二百五十一舊額歲二百一十六萬二千一百四十斤有奇乾道歲入八十八萬三百斤有奇淮西湖南廣東福建浙東江西鉛冶五十二廢者一十五舊額歲三百二十一萬三千六百二十斤有奇乾道歲入一十九萬一千二百四

十斤有奇湖南廣東江西錫冶一百一十八廢者四十四舊額歲七十六萬一千二百斤有奇乾道歲入二萬四百五十斤有奇宋初諸路外隸轉運司內隸全部崇寧二年始隸右曹建炎元年復隸全部轉運司隆興二年阮冶監官歲收買金及四千兩銀及十萬兩銅錫及四十萬斤鉛及一百二十萬斤者轉一官守倅部內歲比祖額增金二萬兩銀十萬兩銅一百萬斤亦轉一官令丞歲收買及監官格內之數減半推賞慶元二年宰執言封樁銀數比淳熙末年虧額幾百五十萬今務場所入歲不滿三十萬而歲奉

三官及冊寶費約四十萬恐愈侵銀額欲權以三分爲率一分支銀二分支會子上曰善端平三年赦曰諸路州縣阮冶興發在觀寺祠廟公宇居民墳地及近墳園林地者在法不許人告亦不得受理訪聞官司利於告發更不究實多致擾害自今許人戶越訴官吏并訟者重寘典憲及有阮冶停閉苗脉不發之所州縣勒令阮戶虛認歲額提點鑄錢司覈實追正礬唐於晉州置平陽院以收其利開成三年度支奏罷之乃以礬山歸之州縣五代以來復勅務置官吏宋因之白礬出晉慈坊州無爲軍及汾州之靈石縣

綠礬出慈隰州及池州之銅陵縣皆設官典領有鑊
戶礬造入官市晉汾慈州礬以一百四十斤爲一駄
給錢六千隰州礬駄減三十斤給錢八百博賣白礬
價晉州每駄二十一貫五百慈州又增一貫五百綠
礬汾州每駄二十四貫五百慈州又增五百隰州每
駄四貫六百散賣白礬坊州斤八十錢汾州百九十
二錢無爲軍六十錢綠礬斤七十錢建隆中詔商人
私販幽州礬官司嚴捕沒入之繼定私販河東幽州
礬一兩以上私礬礬三斤及盜官礬至十斤者棄市
開寶三年增私販至十斤私礬及盜滿五十斤者死餘

罪論有差太平興國初以歲礬不克迺詔私販化外
礬一兩以上及私礬至十斤並如律論決再犯者悉
配流還復犯者死淳化元年有司言慈礬滯積小民
多於山谷僻奧之地私礬侵利而綠礬價賤不宜與
晉礬均法詔同犯私茶罪賞先是建隆二年命左諫
大夫劉熙古詣晉州制置礬許商人輸金銀布帛絲
綿茶及緡錢官償以礬凡歲增課八十萬貫太平興
國初歲博緡錢金銀計一千二萬餘貫茶計三萬餘
貫端拱初銀絹帛二萬餘貫茶計十四萬貫至是言
者謂礬直酬以見錢商人以陳茶入博有利豪商無

資國用詔金後惟聽金銀見錢入博至道中白礬歲
課九十七萬六千斤綠礬四十萬五千餘斤鬻錢一
十七萬餘貫真宗末白礬增二十萬一千餘斤綠礬
增二萬三千餘斤鬻錢增六萬九千餘貫天聖以來
晉慈二州礬募民鬻之季鬻礬一盒多者千五六百
斤少者六七百斤四分輸一入官餘則官市之爲無
軍亦置務鬻礬後聽民自鬻官置場售之私售礬禁
如私售茶法六年詔弛兩蜀榷礬之禁時河東礬積
益多復聽入金帛芻粟芻粟虛估高商人利於入中
麟州粟斗實直錢百虛估增至三百六十礬之出官

爲錢二萬一千五百統易西六石計粟實直錢總六
千而礬一駄已費本錢六千縣官徒有榷礬之名其
實無利嘉祐六年罷入芻粟復令入緡錢礬以百四
斤爲一駄入錢京師榷貨以者爲錢十萬七千入錢
麟府州者又減三千自是而貴不得專其利矣皇佑
中晉慈入礬二百二十七萬三千八百斤以易芻粟
之類爲緡錢十三萬六千一百無爲軍礬售緡錢三
萬三千一百治平中晉慈入礬一百九萬六千五百
四斤無爲軍礬售有常課發運使領之視皇祐
數無增損隰州入八三十九萬六千斤亦以易

緡錢助河東出
蓋遺利李師中
積礬三百斤走鹵消耗恐後爲
棄物詔令商人入千糧草卽以償之三年罷路州交
子務以坊中納糧草美請礬亞故也知慶州王廣淵
言河東礬爲利源之最請河東京東河北陝西別立
礬法專置提舉官詔遣光祿丞楊蟠會議以聞蟠言
坊州產礬官雖置場而商多私售請置鑊戶定其數
許於陝西北界黃河東限潼關南及京西均房襄鄧
金州光化軍令鑊戶遞相保礬或私賣越界禁如私
白礬法仍增官獲私礬輒以火雜減斤重之法從之

元豐元年定畿內及京東西五路許賣晉隰礬陝西
自潼關以西黃河以南達於京西均房襄鄧金州則
售坊州礬礬之出于西山保霸州者售于成都梓州
路出無爲軍者餘路售之私鬻與越界者如私礬法
自熙寧初礬法始變歲課所入元年爲錢三萬六千
四百緡有奇併增者五年乃取熙寧六年中數定以
十八萬三千一百緡有奇爲新額至元豐六年課增
至三十三萬七千九百緡而無爲軍礬歲課一百五
十萬斤用本錢萬八千緡自治平至元豐數無增損
元祐元年戶部言商族販礬舊聽其便迺者發運司

請用河東例令染肆鋪戶連保豫買頗致抑擾詔如舊制元符三年崇儀使林像奏禁河北土礬非便若即河北產礬地置場官買增價出之罷運晉礬則官獲淨利無運載之勞民資地產省犯法之弊詔下戶部初熙豐間東南九路官自賣礬發運司總之元祐初通商紹聖復熙豐之制大觀元年定河北河東礬額各二十四萬緡淮南九萬緡罷官賣從商販而河東河北淮南各置提舉官政和初復官鬻罷商販如舊制淮南礬事司罷歸發運司上供礬錢責以二萬三千一百緡爲額三年有司奏減河北河東并淮南

礬額計十六萬緡四年礬額復循大觀之制五年河北河東綠礬聽客販於東南九路民間見用者依通商地籍之聽買新引帶賣大率循倣鹽法宣和中舉比較增虧賞罰未幾以擾民能建炎三年措置財用黃潛厚奏許商人販淮南礬入東南諸路聽輸錢行在而持引據赴場支礬紹興十一年以鑄錢司韓球言撫州青膽礬斤錢一百二十文土礬斤三十文省鉛山場所產品高於撫青膽礬斤作一百五十文黃礬斤作八十文二十九年以淮西提舉司言取紹興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所收礬錢一年中數四萬一

千五百八十五緡爲定額其他產礬之所若潭州瀏陽之永興場韶州之岑水場皆置場給引歲有常輸惟漳州之東去海甚邇大山深阻雖有采礬之利而潮梅汀贛四州之姦民聚焉其魁傑者號大洞主小洞主土著與負販者皆盜賊也

查宋之經費茶鹽礬之外惟香之爲利博故以官爲市焉建炎四年泉州抽買乳香一十三等八萬六千七百八十斤有奇詔取赴權貨務打套給賣陸路以三千斤水路以一萬斤爲一綱紹興元年詔廣南市舶司抽買到香依行在品答成套召人筭請其所售

之價每五萬貫易以輕貨輸行在六年知泉州連南夫奏請諸市舶綱首能招誘舶舟抽解物貨累價及五萬貫十萬貫者補官有差大食蕃客囉辛販乳香直三十萬緡綱首蔡景芳招誘舶貨收息錢九十八萬緡各補承信卽閩廣舶務監官抽買乳香每及一百萬兩轉一官又招商入蕃興販舟還在罷任後亦依此推賞然海商入蕃以興販爲招誘僥倖者甚衆淳熙二年柳桂寇起以科買乳香爲言詔湖南路見有乳香並輸行在權貨務免科降十二年分撥權貨務乳香於諸路給賣每及一萬貫輸送左藏南庫十五

年以諸路分賣乳香擾民令止就權貨務招客筭請
紹熙三年以福建舶司乳香虧數詔依前博買開禧
三年住博買嘉定十二年臣僚言以金銀博買洩之
遠夷為可惜乃命有司止以絹帛錦綺瓷漆之屬博
易聽其來之多寡若不至則任之不必以為重也亦

其三十萬然除首恭是次除諸賦實以息給以十八
萬貫十萬貫各輸官有法大分番客羅辛歛保香
大表龍節市賦臨首加計諸賦共賦年省泉費八
志卷第一百三十八 聖賢備行五六平賦泉賦事南

志卷第一百三十九 宋史一百八十六

開禧置司一法置司一書前書若為難處定權權事初設稅務
初書

初書

食貨下八 市場 餉法

商稅凡州縣皆置務關鎮亦或置之大則專置官監

臨小則令佐兼領商則仍令都置蓋州開寧行者齎

貨謂之過關每千錢算二十居者市鬻謂之住稅每

千錢算三十六約如也然無定制其名物各隨地宜

而不一焉行商者有貨幣當算者無得算後搜

索凡販販販販販販販販販販販販販販販販販販

南商賈亦隨生業及民間

所為無常... 折願行天下... 貨而輕... 捕者販... 謂之抽稅... 五季諸國... 所下之國... 徵恩寵... 州津渡... 蒲償建隆... 初詔除... 德棣淄... 鄆乾渡... 二十九處... 算

水漲聽民置渡勿收其算自是有類此者多因恩... 有蠲除其餘橋園魚池水碓社酒蓮藕鵝鴨螺蚌柴... 薪地鋪柱牛骨溉田水利等名皆因諸國舊制前後... 屢詔廢省緣河州縣民船載粟亦輸其二年始罷陳... 州於置蔡河鎮民船勝百斛者取內錢有所載倍其... 征太平興國二年乃悉除之至道三年詔江南溪渡... 多公吏豪民典其事量輸官課而厚算行蔡州縣宜... 加嚴禁所輸年額錢伍千以下者並免不係色役近... 使人戶掌船齊渡身得獲入空道中歲入稅課錢四... 百萬實天禧末增八百四萬實天聖及宋國用廣廣

有請其鑄錢以助經費者仁宗曰貨泉之利豈流天下
道有無何可算也一日內出蜀鹽一端為印米所
漬者數重因詔天下稅務尋輕巧壞商人物昂原定
元平西是兵費不給河縣或增所算之物朝廷知之
悉命蠲去既而下詔敕勵且戒毋搜索行者家屬歲
儉則免算耕牛水鄉又或弛清魚果蔬之稅民流而
渡河者亦為之免算應算而匿不自言者雖聽人捕
告抵罪如舊法然瀕物皆見在乃聽以防誣罔至於
歲課贏縮屢詔有司裁定前後以詔蠲放者不可勝
數皇祐中歲課緡錢七百八十六萬三千九百嘉祐

以後弛茶禁所歷州縣收算錢至治平中歲課增六
十餘萬而茶稅錢居四十九萬八千六百熙寧以來
河北河東陝西三路支移民以租賦齊貨至邊貿易
以輸官者勿稅河北流民復業者所過免算後以歲
稔慮逸歲課復舊五年以在京商稅院隸提舉市易
務七年減國門之稅數十種錢不滿三十者蠲之其
先外城二十門皆責以課息近令隨閑要分等以檢
捕獲失之數為賞罰既而以歲旱復有是命元豐元
年濱棣滄州竹木魚果炭箔稅不及百錢者蠲之二
年熙河路制置邊防財用李憲擅權本路商貨令漕
嘉靖丙辰年

臣蔣之竒劾其罪導洛通汴司請置堆垛場於泗州
賈物至者先入官場官以船運至京稍輸船算明年
詔近京以通津水門外順成倉為場非導洛司船而
載商稅入汴者許糾告雖自請稅猶如私載法惟日
用物非販易若發箔柴草竹木之類勿禁瓊管奏海
南收稅較船之丈尺謂之格納其法分三等有所較
無幾而輸錢多寡十倍賈物自泉福兩浙湖廣至者
皆金銀物帛直或至萬餘緡自高化至者唯米包瓦
器牛畜之類直纔百一而槩收以丈尺故高化商人
不至海南遂乏牛米請自今用物貴賤多寡計稅官

給文憑聽粥鬻於部內否則許糾告以船貨給賞詔如
所奏六年京東漕臣吳居厚言商入負正稅七萬六
千餘緡倍稅十五萬二千餘緡詔蠲其倍稅納正稅
百千以下期以三年百千以上五年元祐元年戶部
請令在京商稅院酌取元豐八年錢五十五萬二千
二百六十一緡有竒以為新額自明年始三年又以
天聖歲課為額蓋戶部用五年併增之法立額既重
歲課不登故言者論而更之七年罷諸路承買土產
稅場初罷江南路乘買而河東轉運司以為較元祐
六年官鹽額增三萬餘緡遂行之諸路八年權蠲商

人載米入京糶賣力勝之稅先是熙寧六年蘇湖歲稔穀價比淮南十五而商船以力勝稅不至嘗命權蠲惠止一方未為定法及汴泗堽場法行穀船毋得增置而力勝之稅益三之一至是蘇軾言法不稅五穀請削去力勝錢之條而行天聖免稅之制既而尚書省亦言在京穀貴欲平其直復權蠲之後徽宗宣和中以州縣災傷并贍給都下亦一再免旋復如舊惟兩浙并東北鹽以鹽事司之請遂不復征自哲宗即位罷導洛物貨場紹聖四年藍從熙提舉京城所欲復其事令泗州及京師洛口各置堽場并請復麩

市牛羊圈詔下尚書省久之遂寢至是提舉汴河隄岸王憲復言之且請假溫明州運船給用命太府少卿鄭僅同詳度明年竟詔勿行五年令戶部取天下稅務五年所收之數酌多寡為中制頒諸路揭版示之率十年一易其增名額及多稅者並論以違制大觀元年凡典買牛畜舟車之類未印契者更期以百日免倍稅二年詔在京諸門凡民衣履穀菽鷄魚蔬果柴炭瓷瓦器之類並蠲其稅歲終計所蠲數令大觀庫給償宣和二年宮觀寺院臣僚之家商販令關津搜閱如元豐法輪稅歲終以次數報轉運司取旨

初元符令品官供家服用物免稅至建中靖國初馬牛駝驢騾已不入服用例而比年臣僚營私牟利者衆宮觀寺院多有專降免稅之旨皆以船艘賈販故有是詔漕臣劉旣濟起應奉物兩浙淮南等路稅例外增一分以供費三年詔罷之凡以蠶織農具耕牛至兩浙江東者給文憑蠲稅一年四年令諸路近歲所增稅錢悉歸應奉司七年以歲歉之後用物少而民艱食在京及畿內油炭麵布絮稅并力勝錢並權免提舉京東常平楊連奏本路牛價貴田多荒萊請令販牛至本路者仍給文憑蠲稅俟二年足如舊從

之靖康元年詔都城物價未平凡稅物權更蠲稅一年臣僚上言祖宗舊制并政和新令場務立額之法並以五年增虧數較之併增者取中數併虧者取最高數以為新額故課息易給而商旅可通近諸路轉運司不循其法有益無損致物價騰踊官課愈負請令諸路提刑下諸郡準舊法釐正立額詔依所奏高宗建炎元年詔販貨上京者免稅明年又詔販糧草入京抑稅者罪之凡殘破州縣免竹木磚瓦稅北來歸正人及兩淮復業者亦免路稅紹興三年臨安火免竹木稅然當時都邑未奠兵革未息四方之稅間

有增置及於江灣浦口量收海船稅凡官司回易亦
並收稅而寬弛之令亦錯見焉如諸路增置之稅場
山間迂僻之縣鎮經理未定之州郡悉罷而免之又
以稅網太密減併者一百三十四罷者九免過稅者
五至於牛米薪麵民間日用者並罷孝宗繼志凡高
宗省罷之未盡者悉推行之又以臨安府物價未平
免淳熙七年稅一半光寧以降亦屢與放免商稅或
一年或五月或三月凡遇火放
免竹木之
稅亦然光寧嗣服諸郡稅額皆累有放免然當是
時雖寬大之旨屢頒關市之征迭放而貪吏並緣苛
取百出私立稅場算及緡錢斗米束薪菜茹之屬擅

用稽察措置添置專攔收檢虛市有稅空舟有稅以
食米為酒米以衣服為布帛皆有稅遇上夫行李則
搜囊發篋日以興販甚者貧民貿易瑣細于村落指
為漏稅輒加以罪空身行棹亦白中行路避
之則攔截叫呼或有貨物則抽分給賞斷罪倍輸倒
囊而歸矣聞者咨嗟指為大小法場與斯民相刃相
刺不啻離敵而其弊有不可勝言矣
市易之設本漢平準將以制物之低昂而均通之其
弊也以官府作賈區公取牙儈之利而民不勝其煩
矣熙寧三年保平軍節度推官王韶倡為緣邊市易

之說丐假官錢為本詔秦鳳路經略司以川交于易
物貨給之因命詔為本路帥司幹當兼領市易事時
欲移司於古渭城李若愚等以為多聚貨以啓戎心
又妨秦州小馬大馬私貿易不可文彥博曾公亮馮
京皆違之韓絳亦以去秦州為非唯王安石曰古渭
置市易利害臣雖不敢斷然如若愚奏必無可慮七
月詔轉運司詳度復問陳升之升之謂古渭極邊恐
啓群羌闖凱心安石乃言今番戶富者往往蓄緡錢
二三十萬彼尚不畏劫奪豈朝廷靈靈乃至衰弱如
此今欲連生羌則形勢欲張應接欲近古謂邊若使

於應接商於並集居者愈多因
守之則形勢張矣且蕃部得與
足以懷柔其心因收其贏以助
可以聚兵時王安石為政汲汲
其市易之說已見於熙寧二年
之時故王詔首迎合其意而案
陳升之韓絳諸人之議而卒不
幣錢帛置市易務于京師先是
澤上言京師百貨無常價貴賤相
可以為天下人富人六姓業民

廷為軍增兵馬擇入
官市邊民無復逋負
軍費更闢荒土異日
為以財利兵革為先
建議立均輸平準法
石力主之雖以李若愚
可回五年遂詔出內
有魏瓘宗者自無草
傾官帑奪倉粟與乃
之西牟利毀信財既

偏聚國用亦足請假權貨為
財之官任其具求良善為之
賤則增價市之貴則損價市
於是中書奏在京置市易務官
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要
於官則度其抵而貸之錢貴
及歲倍之凡諸司配率並仰給
賜內庫錢百萬緡京東路錢八
請立市易條有兼并之家較田
覓察三司按治之文帝削去之

置官平市易司擇通
易使審知市物之價
因收餘息以給公上
凡貸之可市及滯於
易官物者棄若欲市
後償至歲輸息十一
焉以三三加問為提舉
十七萬緡為本三司
取利有言新法本務
七月以權復舊務為常

易西務下界市易務為東務上界以在京商稅院雜
買務雜賣場隸焉又賜錢帛五十萬于鎮洮軍置司
市易極苛細道路怨謗者籍籍上以諭安石請宣示
事實帝以鬻冰市梳櫛等數事語之安石皆辯解後
帝復言市易鬻果太煩碎罷之如何安石謂立法當
論有害於人與否不當以煩碎廢也自是諸州上供
薦席黃蘆之類六十色悉令計直從民願鬻者市之
以給用六年詔在京市易幹當公事孫迪同兩浙淮
東轉運司議置杭州市易務利病以聞其後以市易
上界所償內帑錢三十萬緡假之為本又賜夔州路

轉運司度僧牒五百置市易于黔州選本路在任已
替官監之仍以知州或通判提舉今在京市易務及
開封府司錄同詳度諸行利病於是詳定所請約諸
行利入薄厚輸免行錢以祿吏蠲其供官之物禁中
所須並下雜賣場雜買務置市司估物價低昂凡內
外官司欲占物價悉於是乎取決從之改提舉在京
市易務為都提舉市易司諸州市易務皆隸焉又詔
三司幹當公事李杞等同詳度成都置市易務七年
帝與輔臣論及成都市易事馮京曰曩因權市物致
王小波之亂今頗以市易為言安石曰彼以饑民衆

官不之恤相聚為盜耳帝問李杞行邪安石曰未也
然保市易必不能致亂帝猶慮蜀人駭擾安石謂已
遣使乃遽罷豈不為四方笑乃已然其後竟罷杞等
詳度三月詔權三司使曾布翰林學士呂惠卿同究
詰市易事先是帝意于詔付布謂市易司市物頗害
小民之業衆言誼譁布乃引監市易務魏繼宗之言
以為呂嘉問多取息以干實商旅所有者盡收市肆
所無者必索率賤市實鬻廣泉贏餘是挾官府為無
并也王安石具奏明其不然乃更令惠卿偕布究詰
之帝尋復以手札賜布令求對布即上行人所許并

疏惠卿姦欺狀且言正自立朝以來每開德音未嘗不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為虐凜凜乎間架除陌之事矣嘉問奏近遣官往湖南改茶陝西販鹽兩浙販紗皆未敢計息臣以謂如此凶事言之簡牘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兵亂之世恐未之有也四月布復陳誣向罪茶僧不當帝惘然咨嗟及言三司決責商人多濫時帝猶心必按治而安石主用惠卿不可去蓋謀變其事也帝疑焉故仍以屬布既而中書奏事已帝論及市易且曰朝廷以設此本欲為平準之法以便民今正爾相反使中下之民失業

若此宜脩補其法令元詳定呂祖回吳安持同韓維孫永問行人輸錢免行利病參知政事馮京曰開封祥符縣給民錢有出息抵當銀絹米麥緩急喪葬之日七八種其初給錢往往願請積數既多實艱輸送帝曰如此吾民安得泰然也時布與惠卿方究市易事奉數日一對帝初是布言已而從惠卿之請初魏繼宗於開封府既而布與惠卿即東府再詰行人所訴狀如前不變而安石懇求去位引惠卿執政提舉楚州市易將之奇奏監器王言等權市商人物非法及虛作牢羅入務立詭名羅之白輸息錢謂之乾息

又抑買販毋得至他郡名為留難帝謂輔臣曰是彰
 違法官人宜即治其罪時呂惠卿已參朝政而究詰
 市易未竟詔促之惠卿請令中書悉取按牘呈自以
 奏後一日帝對延和殿條析先後所陳并較治平熙
 寧出入錢物數以聞帝方慮歲費寢廣令布送中書
 五月乃詔章惇曾孝寬即軍器監鞠布所究市易事
 又令戶房會財賦數與布所陳異而呂嘉問亦以雜
 買務多入月息不覺皆從公坐有差未幾布褫職與
 嘉問俱出守郡魏繼宗仍奪秩勒停初市易之建布
 實預之後揣上意有疑遂急治嘉問而惠卿與布有

夙怨故不擠之而市易如故三司使章惇請假內藏
 錢五百萬緡令市易司有幹局者分四路入中計見
 鹽引及乘賤糴買詔假二百萬緡八年復呂嘉問提
 舉市易三月鳳翔大名自定府永興安肅宣秦瀛定
 越真州並置市易司以惠州阜民監錢十萬緡給廣
 州市易務司農寺坊場錢三十萬緡給鄆州市易九
 年又以在京市易司物貨十五萬緡給熙河市易司
 九月中書言市易息錢并市例錢總收百三十二萬
 二千緡有奇詔嘉問安持等推恩有差自後凡一年
 一較十年定上界本錢以七百萬緡為額不足以歲

所收息益之其貸內帑錢歲償以息一十萬緡元豐
 元在以都提舉王居卿請令貸市易錢省者許用金
 帛等為抵收息毋過一分二釐不及年者月計之額
 皆得錢或欲以物貨無給者聽市易司請遣官以物
 貨至出路貿易十萬緡以上期以二年一十萬緡以
 上三年及三分者比過年推恩八分者理為任期
 盡不及者勿賞官更慮給並罷二年經制熙河路邊
 防財用李憲言蕃賣與牙僧私市其貨皆由他路避
 稅入秦州乃令秦熙河岷州通遠軍五市易務募牙
 僧引蕃貨赴市易務中賣私市者許糾告賞倍所告

之數以田宅抵市易錢久不償者估實直如賣坊場
 河渡法若未輸錢者官收其租息在京市易務亦如
 之二三年詔免行月納錢不及百者皆免凡除八千六
 百五十四人九月王居卿又言市易法有三結保貸
 請一也契要金銀為抵二也質運物貨三也二者惟
 保貸法行之久員失益多昨歲罷質錢而物貨如故
 請自今所質歲約毋過二百萬緡聽舊三保貸請以相
 濟續非舊戶惟用抵質質運之法詔中書立法以聞
 於是中書奏在京物貨許舊三保貸請款而復嚴通所
 負毋過二百萬緡諸路毋過四之一詔如所奏是歲

經制熙河邊防財用司會其置司以來所放息元豐
初四十一萬四千六百二十六緡百次年六十八萬
四千九十九緡石四年後都提舉言請於新舊城
外內置四批官遣官掌之罷市易之界等處批當以
便民五年詔外內市易務所負錢官以三歲均月限
以輸限內罰息並除之先是王安石在開封日有負
市易錢者累訴於庭安禮既執政言於帝曰市易法
行取息滋多而輸官不時者有罰者必民之窮困願詔
蠲之帝曰其臣未有為朕言者其大臣以限輸免其
罰息安禮退批詔加內外字蔡確曰方帝有旨無外

公欲增詔邪安禮曰亦不止言內字卒加之八
月置饒州景德鎮豐寧府博易務六年蘭州增置市易
務以通蕃漢貿易七年改市易下界為權貨務令諸
州旬估物價既定報提舉司提舉司下所部州州下所
屬募民出抵或錢以市收息毋過二分詔諸路常平
司錢留其半以二分為市易抵當蓋自五年置官以
平準物價與金銀之類行抵當於畿縣次年行之諸
路以常平市易賒貸及實剋錢為本五路各十萬緡
餘路五萬緡至是復有是詔若無抵當而物貨宜易
者亦聽變為八年罷諸鎮石市易

批當有取息者可

濟民之者存之其餘抵當并州縣市易並罷元祐元
年內外監督市易及坊場淨利錢許以所入息并罰
錢比計若及官本者並釋之紹聖四年三省言熙寧
興置市易元祐一切罷去不原立法之意詔戶部太
府寺詳度復置市易務惟以錢交市收息毋過二分
勿令貸請元符三年改市易務為平準務戶部太府
寺市易案改為平準一案尚書省言平準務官吏等給
費多并遣官市物搔動于外近官鬻石炭市直遽增
皆不便民詔罷平準務及官鬻石炭其在官物貨令
有司轉易錢鈔償元祐之所崇寧元在戶部奏平準

務錢物毋得他司移用二年以平準為南北兩務如
舊分置官吏歲終考察能否行勸沮法五年都縣
置市易者凡歲收息官更用度之餘及千緡以上置
官監五百緡以上令場務兼領餘並罷先是嘗詔府
界萬戶縣及路在衝要市易抵當已設官置局其不
及萬戶非衝要并諸鎮有官監而商販所會並如元
豐令監督官兼領至是戶部復詳度以聞遂行其議
建炎二年言者以為得不償費遂罷之而其錢輸
左藏庫惟抵當庫仍舊紹興元年罷諸州軍免行錢
及行戶供應見任官買賣並依時違者以盜論四年

四百个
兩折轉運司撥發州市御爐炭頒胡桃紋鶻鴉色守
臣王居正以為言上曰隆冬附火取溫煖而已豈間
炭之紋色乎命罷之諸類與者要禁止焉十三年蠲
雷化高融宜廉邕欽賀貴免行錢十四年以開州兩
縣在夔部尤為僻遠減免行錢之半十五年以知漢
陽軍韓斯為路收免行錢定數外多取一文以上以
擅增稅賦法罪之十七年蠲百姓見輸免行錢三分
之一十九年南郊赦蠲蠲百姓免行錢欠是後凡赦
皆然二十五年罷見輸免行錢禁下行買物以害及
小商敷於鄉村故也淳熙元年罷市令司詔臨安府

及屬縣交易僧保錢減十之五七年諸路州縣交易
僧保錢亦以十分為率與減五分嘉定二年以臣僚
言釐穀之下買物於鋪戶無從得錢凡臨安府未支
物價令即日盡數給還足後買物須給見錢違許陳
訴於臺嘉熙三年臣僚言今官司以官價買物行鋪
以時直計之什不得二三重以遷延歲月而不償者
卒並錄之無藝積日既久類成白著至有遠居以避
其擾改業以逃其害者甚而蔬菜魚肉日用所需糞
糞之物販夫販婦所資錐刀以營斗升者亦皆以官
價強取之然日營營而錢本俱成乾沒商旅不行衣

四百个
食路絕望時降旨凡諸路州縣官司買物並以時
直不許輒用官價定者以藏定罪從之

均輸之法所以通天下之貨制為輕重歛散之術使
輸者既便而無得以懋遷焉熙寧二年制置三司
條例司言天下財用無餘與領之官拘於藏法內外
不相知盈虛不相補諸路上供歲有常數雖在便道
可以多致而不能贏年餘物貴難於供億而不敢不
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囑當從使富商大
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歛散之權今欲遣使實然
六路賦入其職以制置茶鹽礬酒稅為事軍儲國用

多所仰給宜假以錢貨資其用度周知六路財賦之
有無而移用之凡糴買稅歛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
賤用近易遠令預知中都帑藏年支見在之定數所
當供辦者得以從便變易蓄買以待上令稍收輕重
歛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無以便轉輸省勞費
去重歛寬農民庶幾國用可足氏財不匱詔本司具
條例以聞而以發運使薛向領均輸平准事賜內藏
錢五百萬給上供米三百萬石時議慮其為擾多以
為非向既董其事乃請設置官屬神宗使自擇之向
於是辟劉忱衛琪孫珪張穆之陳倩為屬又請有司

具六路歲當上供數中都歲用及見儲度可支歲月
凡當計置幾何皆預降有司從之八月侍御史劉琦
侍御史秉行錢顛等言向小人假以貨泉任其變易
縱有所入不免奪商賈之利琦顛皆坐貶條例司檢
詳文字蘇轍言昔漢武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
竭力不能支用賈人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
輸雖曰民不加賦而國用饒足然法術不正利緣爲
姦培克日深民受其病孝昭旣立學者爭排其說霍
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今此論
復興衆口紛然皆謂其患必甚於漢何者方今聚斂

之臣材智方略未見有及弘羊比而朝廷破壞規矩
解縱繩墨使得馳騁自由唯利是嗜其害必有不可
勝言者矣轍亦坐去官於是知諫院范純仁言向儉
巧刻薄不可爲發運使人主當務農桑節用不當言
利自後罷純仁諫職而諫官李常復論均輸不便權
開封府推官蘇軾亦言均輸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
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
雖不明言販賣旣已許之變易變易旣行而不與商
賈爭利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
期而予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

倍稱之息曰此而得今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溥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帝方惑於安石之說言皆不行乃以向爲天章閣待制遣大常少卿羅拯爲使手詔賜向曰政事之先理財爲急朕托卿以東南賦入皆得消息盈虛翁張欽散之而卿忠誠內固能倡舉職業導揚朕意底于成績朕甚嘉之覽奏慮流言致惑朕心匪石豈易轉也卿其濟之

以理終之以不倦以稱朕意然均輸後迄不能成

互市船法自漢初與南越通關市而互市之制行焉

後漢通交易於烏桓北單于鮮卑北魏立互市於南

陔隋唐通貿易于西北開元定令載其餘自後唐亦

然而高麗回鶻黑水諸國又各以風土所產與中國

交易宋初循周制與江南通市乾德二年禁商旅毋

得渡江於建安漢陽蘄口置三權署通其交易內外

羣臣輒遣人往江浙販易者沒入其貨緣江百姓及

煎鹽亭戶恣其蒸漁兩造覆席之類權署給券贖渡

江販易開寶三年從建安權署於揚州江南平權署

雖存止字奈貨四年中官市船司于廣州後又於杭明
州置司凡大食古錢閩粵之貨物泥麻漆三儂齊諸
蕃並通貨易以金銀緡錢鉛錫雜色帛漆器香藥
犀象珊瑚琥珀珠玕翡翠瑪瑙車漆水精
卷布烏楠蘇木等物太宗時置權署于京師詔諸蕃
香藥寶貨至廣州交趾兩浙泉州禁出官庫者無得
私相貿易其後乃詔自今惟珠貝玳瑁犀象鎮鐵鹽
及珊瑚瑪瑙乳木蘇麻權外他藥官市之餘聽市於民
雍熙中遣內侍入人齎敕書以金帛分四路招致海南
諸蕃商人出海外蕃國販貨者令並諸兩浙司市船

司請給官券遣者沒入其寶貨淳熙二年詔廣州市
舶除權貨外他貨之良者止甲其半大抵海舶至十
先征其一價直酌蕃貨輕重而差給之歲約獲五十
餘萬斤條株類不平與國初私與蕃國人貿易者計
直滿百錢以上論罪十五貫以上黜面流海島過此
送闕下淳化五年申其禁至四貫以上杖一年稍加
至二十貫以上黜面配本州為役兵天聖以來象犀
珠玉香藥寶貨死物府庫嘗斥其餘以易金帛芻粟
縣官用度官自有助焉而官市貨數極虛化則微有所
損皇祐中總歲入象犀珠玉香藥之類其數五十三

萬有餘至治平中又增十萬熙寧五年詔廢運使薛
 向曰東南之利無商居其一此言者謂置司泉州其
 初法講求之七年令船船過風至廣州界亟報所諫
 送近地船司權賦分買泉福順海舟船未經賦買者
 仍赴司勘驗時廣州市船歲課二十萬緡或以為
 市易司擾之故海商不至令提舉司究詰以聞既而
 市易務呂頤入船司闕取蕃商物認提舉司劾之九
 年集賢殿脩撰程師孟請罷杭州市船諸船皆緣
 廣州一司令師孟與三司詳議之是年抗明廣三司
 市船必登糧銀香藥等五十四萬一百七十三緡匹

片兩段條箇顆臍隻粒支二十二萬八千五十六緡
 匹片兩段條箇顆臍隻粒元豐二年賈人入高麗貨
 及五千緡者明州籍其名歲貢保給引發船無引者
 如盜販法先是禁人私販然不能絕至是復通中國
 故明立是法三年中書言廣州市船已循定條約宜
 選官推行詔廣東以轉運使孫迥廣西以陳情兩浙
 以副使周直福建以判官王子京罷廣東帥臣兼
 領五年廣西漕臣吳濟言雷化州與瓊島對境而安
 船請引於廣州船司約五千里乞令廣西瀕海郡縣
 三著商人載米穀牛酒黃魚及非船司賦取之物免

至廣州請引詔孫迴詳度行之知密州范鑄言板橋
瀕海東則二廣福建淮浙西則京東河北河東三路
商賈所聚海船之利頗益富家大楚宜即本州置市
船司板橋鎮置抽解務六年詔部轉運使吳居厚條
析以聞元祐三年鑄等使三廣高福建淮浙賈人航
海販物至京東河北河東等路運載錢帛絲綿貿易
而象犀乳香珍異之物雖嘗禁榷未免欺隱若板橋
市舶法行則海外諸物藉於府庫者必倍於杭明二
州使商船通行無冒禁隱刑之患而上供之物免道
路風水之虞乃置密州板橋市舶司而前一年亦增

置市舶司於泉州賈人由海道往來蕃令以物貨名
數并所詣之地報所在州召保毋得參帶兵器或可
造兵器及違禁之物官給以券摺乘船由海入界河
及往高麗新羅登萊州境者罪以從往北界者加等
崇寧元年復置杭明市舶司官吏如舊額三年令蕃
商欲往他社者從船司給券毋雜禁物商人初廣南
船司言海外蕃商至廣州貿易聽其往還居止而大
食諸國商亦巧通入他州及京東販易故有是詔凡
海船欲至福建兩浙販易者廣南船司給防船兵仗
如詣諸國法廣南船司暨兩市物貨取息毋過二分

政和三年詔如至道之法凡知州通判官吏并船司使臣等毋得市蕃商香藥絲漆物宣和元年秀州開備青龍江浦船船輻輳請復置監官先是政和年置務設官於華亭縣後江浦湮塞蕃船鮮至止令縣官兼掌至是復設官專領焉四年蕃國進奉物如元豐法令船司即其地鬻之毋發至京師違者論罪買舟在太祖時雖聽緣邊市易而未有官置者太平興國二年始令鎮易雄霸滄州各置權務鬻香藥犀象及茶與交易後有范陽之師罷不與通雅熙三年移河北商民與之貿易時累年興師千里饋糧居民疲之末宗

亦頗有厭兵之意端拱元年詔曰朕受命上天下居尊中土惟思禁暴豈欲窮兵至於幽薊之民皆吾赤子宜許邊疆互相市場自今緣邊戍兵不得輒恣侵略未幾復禁違者抵死北界商旅輒入內地販易所在捕斬之淳化二年令雄霸州靜戎軍代州鴈門峽置權署如舊制所鬻物增蘇亦尋復罷咸平五年契丹求復置署朝議以其翻覆不許知雄州何承矩繼請乃聽置於雄州六年罷景德初復通好請商賈即新戒貿易詔北商齎物皆至境上則許之二年令雄霸州安肅軍置三權場北商趨他路者勿與為市遣都

官肩外郎孔揆等奏傳詣三推場與韓遵德劉綜并
所在長吏平互市物價稍優其直予之又於廣信軍
置場皆定臣等事通判兼領焉三年詔民以書籍赴
沿邊墮場博易者非九經書疏悉禁之凡官贖物如
舊而增緡帛漆器杭羅所入者有銀錢布羊馬橐駝
歲獲四十餘萬天聖中知雄州張昭遠請歲會入中
金錢仁宗曰先朝置互市以通有無非以計利不許
終仁宗英宗之世契丹固守盟好互市不絕熙寧八
年市易司請假奉宸庫象犀珠直總二十萬緡於推
場貿易明年終償之詔許九年立與化外人私貿易

罪賞法河北四推場以昂平四年其比其物專掌於三
司之催轄司而度支管給茶判官置簿督計之不是
以私販者衆故有是命未幾又禁私市疏黃燭硝及
以盧其石入他界者河東亦如之元曲皇元年復置
書北界官捕之法西夏自景德四年於保安軍置推
場以緡帛羅綺易駝馬牛羊玉緡毯計置以香藥瓷
漆器薑桂等物易密蠟麝香麝角礬砂藥胡
從蓉紅花翎毛非官市者聽與民交易入三司示有
縱其為市天聖中陝西推場二司代路亦請置場和
市許之及元昊反即詔陝西河東總真互市廢保安

軍擁場後又禁陝西並邊三兵官與屬羌交易久之
 元昊請臣數遣使求復互市慶曆六年復為置場于
 保安鎮戎二軍繼言驅馬羊至無放牧之地為從保
 安軍擁場于順寧砦既而蕃南卒無至者嘉祐初西
 人侵耕屈野河地知并州龐籍謂非經其互市則內
 侵不已且聞出元臧訛龐之謀若互市不通其國必
 歸罪訛龐年歲間然後可與計議從之初第禁陝西
 四路私與西人貿易未幾乃悉絕之治平四年河東
 經略司言西界乞通和市自夏入攻慶州大順城詔
 罷歲賜嚴禁邊民無得私相貿易至是上章謝罪乃

復許之後二年令河東熟戶及河東陝西邊民勿與
 通市又二年以回使議立和市而私販不能止遂申
 詔諸路禁絕既而河東轉運司請罷其堡於寧州和
 市如舊而麟州復奏夏人之請乃令麟州以市馬
 而鐵州與夏人須之物皆禁西北歲入馬事具奏禁
 蜀南邊之地與邊蕃接响相接者以及西州沿邊羌
 戎皆聽與通市熙寧三年王韶置市易司於秦鳳
 路七年置市易司於蘭州自後於熙寧河蘭
 慶澗延等州又各置折博務湖共路及沅錦黔江口
 蜀之黎雅州七處博易場重和元年集議置交人服

順父母令阻其貿易初廣西帥曾布請以欽廉兩各
創驛令交人就驛博買至是即用換無廣西驛運副
使同王蕃計畫焉建炎四年三月宣撫使張浚奏
令國遣人進珠玉寶具上曰大觀宣和間川茶不以
博馬惟市珠玉武備不脩遂致元弱如此今復捐
數十萬緡易無用之物曷若惜財以養戰士乎諭張
浚勿多量賜予以答之六月罷宣州歲市朱砂二萬
兩三年邕州守臣言大理請入貢一諭大臣止
今言馬不許其進貢四年詔川陝即永興軍感茂州
置博易場移廣西買馬司于邕管歲捐金幣倍酬其

直然言語不通一聽譯者高下其手吏得因緣為姦
六年大理國獻象及馬五百匹詔償其馬直邾象勿
受而賜書勞遣之十二年財貽軍置權場官監與北
商博易淮西京西陝西權場亦如之十九年罷國信
所博易二十六年罷廉州貢珠散蛋丁蓋珠池之在
廉州凡十餘接交趾者水深百尺而大珠生焉蛋往
採之多為交人所取又為大魚所害至是罷之二十
九年存貽貽軍權場餘並罷乾道元年襄陽鄧城鎮
壽春花靨鎮光州光山縣中渡市皆置權場以守臣
措置通判提轄五年省提轄官淳熙二年臣僚言溪

峒緣邊州縣置博易場官主之七年塞外諸戎販珠
玉入黎州官常邀市之臣僚言其曠貨啓釁非便止
合聽商價百姓收買詔從之建炎二年詔市舶多以
無用之物費國用自今有博買篤耨香環瑪瑙貓兒
眼睛之類皆寘于法惟宣賜臣僚象笏犀帶選可者
輸送胡人謂三百斤為一婆蘭凡船舶最大者曰獨
檣載一千婆蘭次者曰牛頭比獨檣得三之一又次
曰木船曰料河通得三之一隆興二年臣僚言熙寧
初立市舶以通物貨舊法抽解有定數而取之不苛
輸稅寬其期而使之待價懷遠之意實寓焉邇來抽

解既多又迫使之輸致貨滯而價益昂擇其良者如犀
角象牙十分抽二又博買四分珠十分抽一又博買
六分船戶懼抽買數多止販雜色雜貨若象牙珠犀
比他貨至重乞十分抽一更不博買乾道二年罷兩
浙路提舉以守倅及知縣監官共事轉運言提督之
三年詔廣南兩浙市舶司所發舟還因風水不便船
破槓壞者即不得抽解七年詔見任官以錢附綱首
商校過者買物者有罰船至除抽解和買運法於
者許審商越訴計贓罪之舊法細綱龍腦珠之類
每一綱五千兩其餘犀象紫瑤乳檀香之類為麈尾

每網一萬斤凡起一網運衙前一名送一腳乘贖
家錢一百餘緡六觀以後張大其家錢者礦皆作
細色起發以舊日一網分為三十二網多賣海乘贖
家錢三千餘貫至于乾道七年詔廣為起發舊色香
藥物貨每網二萬斤加稅六百斤依舊之破水脚錢
一千六百六十二貫有奇得熙二年戶部言福建廣
南市船司舊細物貨並以五萬斤為一全綱南渡三
路船司歲入固不少然金銀銅鐵海船飛運所失良
多而銅錢之泄尤甚法甚難嚴為防愈密商人貪利
而買遷黠更受賂而縱釋其弊卒不可除

志卷第一百三十九

